通志堂經解

ロ仁12
1.411
302

門 歸 卷 12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五

昭公三 周景王二十年
晉頃公元年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食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食用幣伐鼓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舉正陽之禮則此月乃夏正之六月無疑矣至是六月甲戌朔日食傳乃載太史之言以此六月爲正陽之月請用幣與莊二十五年所言如出兩人之手以是知左傳雜引諸說初無一定之論後人惑於左氏不根之言而廢春秋經

通志堂

世之法此病甚大不可以莫之辨也蓋春秋自中世以後平桓僖而降王政益壞曆紀廢缺積不頒朔於諸侯夏國之人莫知適從如絳老之年號童之謠與今茲魯太史叔孫昭子季孫意如各執一說莫能相下由曆紀壞亂閏法不修時序紛錯有以使之然爾太史氏既知過分而未至爲正陽之月則正陽當在首夏今乃指其所謂秋者爲夏四時可屢變乎四時可變何分至之有哉此一節左氏之子孫門人假異說以符合隱元年書周正之誤誣矣

秋郯子來朝郯己氏少皞之後

傳言郯子來朝叔孫昭子問以少皞氏鳥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黃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以水紀太皞以龍紀少皞以鳳紀自顓頊以來乃爲民師而命以民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焉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夫所謂夷非夷狄其人也言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所謂夷者如孟子所謂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爲言遠也或者遂以郯爲夷國失之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胡文定曰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

於陸渾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密邇王室非所以別内外荀吳滅之與闢土服遠以圖富強者異以爲春秋無貶愚以爲書名氏書滅謂之非貶不可信二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蓋以二強國之力迫而遷之非戎人侵犯王略自外而竊居於内也先是楚伐陸渾春秋謂其侵逼王畿書以惡之陸渾微種寄跡内地歷歲滋久不聞爲中國患而荀吳忽用詐計謬言有事于雒而襲滅其國慘矣若謂其貳於楚則中國諸侯莫不皆貳晉實使之何獨於陸渾而有伐蓋晉之爲政者利其富饒襲而取之春秋所深惡也趙木訥更云荀吳有肅清中原之功夫憑陵中夏者楚也晉斂手下氣而不敢問乃以滅陸渾爲肅清中原不亦誣乎或曰則將存之乎曰徙而遠之不使混於華其可矣滅無罪之國焉得無貶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曰彗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左傳曰孛于大辰西及漢北辰者是爲天極天之中也帝座居之妖氣孛辰爲變大矣若爲心爲伐亦除舊布新之象申須梓慎裨竈以

爲兆諸侯之火災其言雖中亦巧發善億未爲眞
知天者也後五年王室亂劉單立王猛尹召以子
朝篡或是其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穀梁曰進楚子故曰戰此以書一人字之故謂春
秋進楚殆不然歟吳之書吳楚之書人有自來矣
非始進始貶於此日也吳之志常在於輔翊中國
楚之志常在於憑陵諸夏春秋每有取於吳爲中
國而録之耳今戰于長岸傳以爲吳伐楚大敗不
書敗録其向内之心也以其爲兵首故書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異其同日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
天下記異也愚謂火災未足爲孛之應也當時知
天象者以星孛之後繼之四國之火往往傳會而
爲之說豈知星孛之應遠者十年近者數歲示人
以象使之知所警懼安可指一事之偶應而遂謂
上天譴告止於是而已哉是時諸夏亂亡已兆世
卿強族脅制其上胥爲不軌周室浸微大亂將作
春秋降爲戰國此其兆也夫豈四國大災之謂歟
申須梓慎裨竈之言在後世則爲諛將使人主以
火災塞天變無復恐懼修省之實矣

六月邾人入鄫 併見下宋伐邾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是後以葉爲都昭九年遷于夷傳又謂楚靈嘗徙之于荆平王復之爲葉今又遷白羽蓋五遷矣昔齊桓公遷邢及衛不惟遷之而又有以存之衛文公亦能勤儉苦節以自強其國至是猶存今許五遷而國益危傳謂葉爲楚地楚人以晉鄭方睦恐以是召寇迫而遷之自是又遷容城不二十年許爲鄭所滅楚固大不義許棄中國而從夷狄卒以是亡其亦有以自取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鄫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能討有罪也是時晉已失霸強陵弱大侵小莫之或禁邾蕞爾小國間鄫人之不備襲入其國執其君據有其土晉不能治而宋治之伐邾盡歸鄫俘春秋以是故褒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趙盾之弑其君許世子止之弑其父傳者比而言之事實霄壤黑白之不同也盾秉政穿弑靈公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史臣歸其罪於盾宜也若許止則異於是父非不慈於其子子非失愛於其父

非若楚商臣般逞廢黜之憾而成滔天之惡也而春秋何至加以弑君之罪乎聖人秉法至公而存心忠厚一不嘗藥而遂坐以弑君之罪必無是也歐陽子嘗論及斯事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進而不嘗三者坐當殊科深有疑於傳家之說而胡文定不以為然愚謂聖人之修春秋多因舊史之所已書而加以筆削趙盾許世子之弑蓋皆舊史已書聖人因之而不改所以垂法於後世也有如許止之事意當時有疑其為弑者魯史得之傳聞著之於策聖人修經因舊史而不之革使夫為人臣為人子者謹於視膳嘗藥之事不敢以易心臨之所以垂事親之法夫豈謂不嘗藥者可坐以弑君之罪乎是故書弑於前復書葬于後公羊曰書弑是君子之聽止也書葬是君子之赦止也春秋之法賊不討不書葬今書弑書葬明止本無弑罪因侍疾不謹以陷于大惡公羊兩言盡之矣若夫孟子所謂兼愛之無父為我之無君此以言異端之學末流之弊必至於此胡氏持以證春秋用法之意其不得同歟蓋傳所謂春秋無將將而必誅者為其有欲弑之心而其事未成如公子牙慶父之所為是其事也夫豈非弑而目之曰弑而後儒之擬議春秋者乎蓋魯史官因一時之傳聞加止

以弒君之罪是時夫子年已長得之親見聞既因
魯史而書弒于前復以身所見聞而書葬于後皆
所以垂訓示後與趙盾弒君大不可同日語矣胡
氏解春秋每每拈起意誅二字謂止有忽君父之
心以爲篡弒之萌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鍼斯
腹誹之誅流毒至於漢而未已其非春秋垂訓之
本旨與蘇潁濱又引律文和御藥不如法者死此
必非堯舜三代之法尤不可以證春秋學者於歐
陽公之言胡文定蘇潁濱之說願加深思以求聖
人之意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義已見上穀梁釋書葬之義曰許世子止不知嘗
藥累及許君其意謂不授子以師傳使不知嘗藥
之義故累及之此論雖正然春秋所以書弒書葬
如公羊之說而已矣或曰蔡般之弒景與許止之
弒悼皆書葬同乎否曰其弒異其葬烏得而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
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喜時即子臧君子之

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劉原父以會爲待放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會蓋待放而非叛也公羊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有益於世教然施之於叛者則恐未然當從劉氏之說會蓋待放于鄭君不復之而奔賢於臧武仲之據防以求爲後於魯是故春秋錄之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則公孟義初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來聘）舊說盜賤者也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盜則尉止之徒皆賤者故以盜書今殺縶者齊豹等輩豹爲司寇位從大夫而亦書盜賤之也左傳謂

齊豹求名而不得以爲豹欲求不畏強禦之名爲衆人除害而以身當之春秋不與之以名是故書盜愚以當時之事而觀豹實怒公孟之奪其官邑率羣失職之人起而爲亂殺縶逐君彼自快其私怒耳何名之求哉此舊說也胡文定以春秋歸獄宗魯是以書盜其義精當從之宗魯者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恥祿也聞齊豹將作亂而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

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琴張聞其死欲往弔之
夫子語之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蓋齊
豹犯上作亂之罪顯而易見宗魯食姦受亂之罪
微而難見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猶言齊豹所以
爲盜孟縶所以見賊殺皆宗魯之爲豹不足誅而
宗魯深可誅胡氏之說有得於聖人之意傳注不
能及此矣縶者衛侯之母兄以疾故不得立預聞
國政怙權而召亂以是殺身書衛侯之兄譏衛侯
不能閑制其兄使之預於國政縶見殺衛侯幾以
是失國縶不足責其責在衛侯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案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
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盡殺之公如華氏請
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母弟以爲質公亦質華向
之子已而討之華向奔陳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
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耳華氏自督以來世
爲亂族鮑之篡弒諸華之力居多挾功專橫黨與
盤錯虎視中國蓄謀在亂宋君又以無信多私啓
之致三叛同日而作幸而討之克華向俱奔而公
又入多僚之讒將加誅於無罪者致諸華內外合
勢以叛春秋先書三卿出奔著君臣之俱失道及
華向入於南里始以叛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春秋未嘗加人以叛逆之罪至衛孫林父之入戚始以叛書華向繼之自是始有書叛者書入書叛誅姦之極典春秋不輕用也華亥向寧華定首禍於國討而奔奔而復乃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宗國叛狀既著春秋始以叛書若魚石欒盈雖自外而入原其始本無欲亂之心春秋不以叛辟而加之也彼爲意誅之說者欲以不叛爲叛非弒爲弒非

非聖人意也南里宋國城中之里叛者內外合勢入而居之莫之能禁至於城舊廓以爲守宋其危矣前是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宋彭城今華向入于南里書入宋南里危宋也叛者入其腹心討之而不克則宋爲華氏有矣是故危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穀作東義又見二十三年

案左傳東國者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

楚有讒臣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諭蔡人使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不能正也東國繼往又

殺焉春秋後先書之闕蔡也穀梁子曰王父死焉
父死焉已不能仇又從而奔之春秋書以貶其義
正二傳不能及
公如晉至河乃復
今夏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氏欲惡諸晉使有司
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鞅怒以爲卑已故公
如晉復爲所卻明年而執叔孫皆以是故蓋季氏
久蓄無君之心故外交強國以脅制其上是時晉
頃愈弱大夫之權愈盛魯之強家晉之列卿比而
爲惡皆叔末之世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晉悼公之討魚石也以諸侯之師圍彭城春秋書
以美之今華向爲亂晉荀吳齊苑何忌僖公子朝
皆以師救宋共討華向于南里而春秋略之不書
爲其有畏于楚討之不能力叛者皆得逸去也晉
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爲之出力弭兵楚得以竊
霸權號召天下今宋大夫爲亂於內楚乃從而羽
翼之背施忘義利人之難而伐取其國謂楚非夷
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然宋
之強族華魚向鱗自彭城以來世爲亂再有討芟
翦幾無存者而宋得以少事視魯之季齊之田晉

之智韓趙魏日爲亂而其君付之無可奈何者有間矣春秋詳著三叛之始末嘉宋討叛有成功也大蒐于昌間公作蒐義已見十一年比蒲之蒐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孫如京師葬景王

三月而葬不及期也不及期不如禮也王葬不書此一不如禮而遂書以景王不蚤定繼嗣身死而亂作是故特爲之書所以貶也不書葬義已見隱三年

王室亂

前此子頹之亂子帶之亂春秋不以亂書今而書王室亂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蓋有變生於一時而不足以致亂者春秋之所略也變生於一時而足以致亂是故聖人變色而書之曰王室亂夫豈特識叔鞅之言而已哉王猛以太子母弟而立子朝以長庶而求襲位名體淆亂諸夏莫適所從當是時周有兩天子其爲亂與頹帶之事異矣蓋劉單之所守者禮律之正而尹召所挾者景王之邪志以邪志而爲治命是故亦足以惑人非劉單之所守堅確介衆之人惟義是輔成周之亂將底于亡此春秋所以變常法而爲之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胡氏曰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
單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其曰以能廢立之又
曰劉單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吉之
未足故再書以著上下之舛逆論固正矣愚以當
時之事而觀似非經意之所在也下不以上卑不
以尊者其常也下之以上卑之以尊事之變其常
者也自昔聖賢處世或蹈其常或罹其變各盡其
職分之所當爲期爲不失其正而已矣劉單者王
朝之大臣守正而不撓者也景王崩繼嗣未定尹

召探其君之邪心欲立子朝劉單據禮經立太子
之母弟猛劉單所擁者爲正則尹召所立者爲邪
春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
以王猛入于王城與其居天下之至難任天下之
至重變而能不失其正也周公之于成王伊尹之
于太甲以其所當以也以其所當以乃大臣職分
之所當爲而以爲擅廢立挾天子專國柄愚以爲
非春秋意也愚非擬劉單于伊周以爲大臣當艱
難之秋任託孤之寄當以伊尹周公爲法也若夫
未踰年之君而書王成猛之爲王也成其爲王而
必名以著之當是時不得不名也不名無以見其

為立之正而示別於子朝也居于皇出也而不書出王者無外在皇猶在國也出不書入而書入不書入無以奠王於位也或曰君以名見臣以子書何歟曰天子之宰不以名見者常也始立之君而書王書名變也宰不名與其以天下自任也君必名著天位非庶孽之所可干也君以名見臣以子書常從其常變從其變之義也王城者檠洛城而言也已入王城未能正天子之位王與子朝分國而處也餘義又見下悼王也敬王立于成周

冬十月王子猛卒悼王也敬王立義見下居狄泉

三年之喪通喪也故天子諸侯未踰年皆稱子皆名皆卒此春秋垂世之法也杜氏謂悼王未即位故書王猛誤也蓋已即位未踰年景王雖葬不及期而葬亦未得以先君既葬為說故悼之居皇也書王猛其卒也書王子猛卒不書王無以示別於爭立之朝書王子之以其立未踰年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朝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季氏伐莒取鄆莒人訴于會樂王駟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召

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卒無所與婼豹之子也至是坐邾訴爲晉所執范獻子求貨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吏人與叔孫居請其吠犬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其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烏乎魯有賢大夫如此而魯昭不與共圖國事坐視賊臣之脅制以至於死亡亦可哀矣

晉人圍郟

案左傳去年冬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此始書晉人圍郟郟者近畿之地子朝據之晉爲王討而圍之此王事也而

春秋未知立之當否晉師在郟莫有爲王致力者子朝乘之而入是秋故王有欲棄之出書晉人圍郟譏用師之不力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靈之滅蔡忍於爲惡者也楚平之復蔡僞於爲善者也復之而猶專制其國其志猶在於利可取則將復取之矣朝吳之奔朱與東國之死皆平所謂蔡雖復猶不復也春秋備書以著楚人之亡狀王父誘而殺焉執而用焉大讎未復而朱與東又入楚而不返蔡之受屈于楚亦極矣其後昭侯

亦以事見拘久之乃免事吳以求報卒以吳師入郢復其父祖四世不共戴天之讎朱與東愧之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義已見十四年

郊公之立正也而庚輿篡之今庚輿爲國人所逐而郊公復入春秋於郊公之出之入皆略而不書微之也在喪不戚亂臣持以爲之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或曰忽突相爲出入春秋猶備書之今郊公之出入皆略而不書何邪曰忽突之出入非爲其可書而書因事垂法不得不書也録意恢爲其死也奔庚輿著其虐也略郊公以其不能君而微之皆所以垂法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公羊於是戰也曰春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又曰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公羊於夷夏之分懇惻痛切有得於聖人之意但以直敗而爲言則拘矣蓋是役也楚爲戎首驅六國之君與之俱伐吳春秋略楚而不書不與楚以主中國之諸侯也或曰虔既主之於前日今不與棄疾之主之奈何曰虔求之於晉而晉許之責在晉也今棄疾未嘗求之於晉而強驅諸侯以前是故春秋惡之略而不書若六國之君自與吳戰所以誅楚

之專制諸侯也中國亦新夷狄云者指晉言也晉無意中國而吳人日以攘楚爲事則晉可狄也公羊以春秋之略楚而知春秋亦當黜晉故曰中國亦新夷狄也陳蔡許序于頓沈胡之下賤其爲夷役也胡沈之君以戰而死不書卒而書滅不與之以死難也陳夏齧以獲書貶也或曰春秋前既進吳書吳人矣今而以號舉何哉曰爲中國患者楚也今未能翦楚之豪未而先殺二小國之君亦春秋之所惡也

天王居于狄泉

王猛卒劉單復立其母弟匄是爲敬王至是立已踰年尹氏乘其不戒挾子朝自外入王居狄泉以避之是時嫡孽兩爭一王城之內而有東王西王之分名體不正將無以一海內之歸趨故敬王雖失位而春秋猶書天王而無所貶所以別子朝之爲僭王也不書劉單以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以者獨任其事不假他人力之稱也前日王在諒陰劉單獨任天下之重外無諸侯之援則劉單之以王事之不獲已而不得避者也今王立踰年晉師又興則劉單外假大國之援以成其功不得言以春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後之爲大臣者有挾定一策功久專國柄以此致禍敗而殺其身累其家如

霍光徐羨之等輩由不明此義也

尹氏立王子朝

書尹氏立朝尹氏一人之私也尹氏以世卿預聞國政不書其官不著其爵而以尹氏書氏云者一人之私也王位天下之公器惟正惟嫡得在此位尹氏以其所私而立朝是爲尹氏之朝而非億兆人之所同戴是故敬王雖在狄泉春秋正其名體曰天王居于狄泉子朝雖得入王城竊大號春秋削其名體曰尹氏立王子朝母弟之立爲正則孽子之立爲邪春秋於是二者之居之入之立之奔書法詳而不厭垂大公以示後云耳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殺恥也昭公七如晉至公羊曰何言乎有疾乃復者五意如實譜之也而昭公不知引賢人以自近深思所以爲保位之計乃數如晉而不嫌其爲卑數爲所卻而不自以爲恥身墮強臣術中而未悟者也然春秋之書之不惟貶公實亦責晉由晉君不君而季氏得以售其險謀肆行而罔忌晉深爲可責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嫡至自晉公羊書叔孫舍至自晉今從之

意如見執於晉以苔故也叔孫見執於晉以邾故也意如在晉譖其君以免其身叔孫在晉抗節不撓晉之諸大夫敬而憚之旋亦歸之其執雖同所以得釋則異故意如至自晉春秋書氏以別於意如蓋褒之也也叔孫至自晉春秋去其氏所以誅是時魯國猶有一叔孫大節凜然足爲社稷之衛使昭公能舉國以聽之必不至有乾侯之禍劉原父亦有取於公羊之書氏曰可褒而褒乃聖人修經之本旨呂東萊乃不以爲然謂原父爲鑿夫春秋之一字爲褒貶叔孫與意如俱執于晉其歸也或氏或否此書法之顯然可見者豈得謂之鑿乎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書吳滅巢或曰貶乎曰有書滅而非貶者此類是也爲其能復諸樊門矣之仇而録之也諸樊之死春秋書法特異録其爲中國故死於難也死難者見録則滅巢者必無貶嗟夫吳以中國之故父子兄弟歷三世與楚爲敵自晉人苟求宴安以霸權委楚而吳之敵楚者不爲之而下也今而滅巢乃異時入郢之漸巢之滅楚所以亡也使晉人能於

此時赫然發憤合力以圖楚則攘夷之功不在吳而在晉矣論者謂書滅巢爲貶故不得不辨葬杞平公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六

昭公四 敬王三年 晉頃九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叔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古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此爲王室而會不書譏其無勤王之實也案左傳會于黃父命諸侯輸粟于周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踵二文鄭虢勤王故事躬御戎馬展義王室晉之不能亦甚矣而其事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子頹子帶之亂皆在惠襄踐位之後王位既定頹帶特爲亂耳亂而討之夫誰曰不然今悼敬之

立皆在危疑之秋特以太子母弟之故揆禮宜立劉單奉以爲君而中外未能盡孚也晉人至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立于乾祭而詢于介衆欲以知二立之當否衆論惟允乃辭子朝不納其使晉尚然而況於海内之人乎劉單處此豈不謂之甚難乎主少國疑外無晉鄭虢三國之援内有毛召尹三族之爭後先五年更勝迭負使劉單不能以宗社自任中事斂却則子朝之羽翼成而敬王之位危矣論者猶以挾天子令諸侯少之愚不知其說

有鸜鵒來巢

公羊曰記異也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故書或曰鸜鵒來巢事之細者必書何邪曰禽鳥逐氣而遷戾氣所至妖亦至焉魯之地素無鸜鵒今而有焉是陰類之爽其常者也先儒以天津杜鵑而豫知曲學之禍天下則春秋書鸜鵒來巢之意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冉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此以公孫于齊連文故言聚衆以逐季氏雩不必用衆用衆所以戒武何事於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陽州

或曰魯昭將討季氏子家以爲不可既而果敗然則季氏必不可討乎曰天下事固有必不可爲者

亦有猶可爲而不得不爲者若魯昭之討季氏猶可爲而不得不爲者若魯昭之討季氏猶可爲而不爲者也意如内專魯國之兵柄外交晉之強大夫視篡弑猶覆手耳昭之討之實有不容已者徒以所任非人是以致敗若謂其無故啓釁自取覆亡則不然也曰否則將何如而可乎曰顧所任何如耳意如雖恣睢不道而叔孫昭子剛毅挺特不與季孟同其歸趨魯國之望於是乎在使昭公推誠而任之舉國而聽之則季氏之權可收也權可收則亦可討也而公所與謀者皆左右親暱與季氏素爲仇者志在報復其私慮不及遠何以能濟子家懿伯雖魯之賢公子未嘗預聞國事公將討季氏驟以語之子家以爲不可宜也蓋季氏當討而非郈孫公若公爲侍人相所能討也由昭公所任非人是以取敗若曰政在季氏久遂討之無可奈何而聽國事之日趨於下則非忠臣之言也故季氏當討非昭公所能討

齊侯唁公于野井

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昭公自始即位季氏即閒之於晉五及河而不得入及是失位去魯知晉人之不足仗故孫于齊次于陽州深有望於齊侯之拯也而景公徒行虛禮之唁今日取鄆明日圍成又明日爲鄆陵

之會卒不能爲公圖所以入非其力之不足誠不在焉故耳人以窮歸我我荅之以僞如是更四寒暑高張再唁禮意頓衰幾欲麾而却之公乃之晉景之不仁甚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昭公之伐季氏也昭子如闕叔孫氏之司馬鬬巩戾帥徒以助季氏而禦公孟氏繼之公徒奔敗鬬巩戾所爲也以傳考之蓋三家合其力以逐君昭子毅人也必不與聞其議而家教不行於司馬致其助亂此昭子所以內慊祈死而即死胡不戮司馬以明己志更爲公思所以爲返國計乎嗟夫使斯人而不死與子家共謀納公必不至遂殞于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春秋繼公孫而書婼卒言婼之爲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以魯昭故如晉卒于行春秋之書之錄其有討亂之心也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恤而元公乃能爲魯昭特爲此行將以其前日誅逐華向者而誅魯之強家非天資明毅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晉頃齊景視此當有愧色據傳意如嘗妻元公之女相與爲姻婭而公毅然欲爲魯討賊不顧其私親尤人之所難此所以

見錄於春秋歟季于封內而猶地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以居昭公春秋不書爲公故取諱之也夫以魯之君居魯之邑而鄆人不受命必待齊人爲之取之也此春秋所以諱也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意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公于魯戮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爲首務姑塞已責前以此而誤燕今復以是而紿魯勇於義者不爾也或謂春秋嘉其取鄆是故爵之此目其人而貶之也奚其爵義之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胡文定乃曰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吁論則高矣而非春秋存公之本旨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季氏既逐其君春秋又從而絕之是逐君者無罪而

君可絕也蓋次于陽州爲公諱奔而亂臣之罪有不待誅斥而見矣然以自孫自次爲文者亦譏公有以自取也書齊取鄆見魯君之失民心待強國之力而後得之非絕公也書公居于鄆公在乾侯正所以存公于魯而繫臣民之心而曰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無乃非聖人書法之本旨乎

夏公圍成

成魯孟氏邑也公用齊師以圍之圍之而得猶爲不武圍之而不得其恥滋甚春秋書公圍成著公之急近利而昧遠圖首禍者意如預於亂者孟氏爲昭公之計當貸畔徒以離季氏之黨今乃先以成爲討所以堅二家附賊之意而公無返國之日矣蓋齊人取貨於季氏平日之無忌憚亦何所不爲計而不之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或曰衛獻公甫去國孫甯即立剽而預于會今魯昭公雖失位而意如不復敢爲已甚其猶有悔罪之意乎曰否以季氏平日之無忌憚亦何所不爲而周公魯公自樹立其國者典章猶在亂臣雖欲爲孫甯之所爲勢有所不得也或以爲齊景取鄆圍成會鄟陵有以伐其無忌憚之謀是不然齊景

懦而少斷予奪制於臣下彼季氏固有以知其無
能爲奚憚焉今爲此會辭曰以公故亦藉是延引
歲月魯賄朝入齊師夕旋用心不剛爲善不勇故
嬖倖之臣得以入其邪說是行合三小國會且有
盟欲何爲哉魯君所以栖遲于鄆困蹙于乾侯齊
景之聲音笑貌有以誤之也春秋備書以譏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也　昭王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言王
位已定尹氏所立者篡而非正也至是書天王入
于成周尹召毛以王子朝奔楚言王入而朝出以
一入一出而辨內外明正篡春秋所以存周也不
書京師而書成周京師以衆大言成周以朝廷言
敬王由狄泉而成周故書法謹嚴若此或曰狄泉
在王城之內王未嘗出也而書天王入于成周何
歟曰成周者王者之居朝廷所在也自朝廷而言
則狄泉爲外書入所以奠王於位也始書王室亂
著亂之始至此書入著亂之平入王于周而諸夏
始有所宗矣嗟夫劉單二子之所遇亦難矣乎當
王猛之始立二子以王出入難矣而未甚也及王
猛立未幾而卒又立其母弟名體未白中外猶疑

二子獨以身而當之存亡安危繫於一髮不謂之甚難可乎當周之既衰大臣以宗社自任若劉單者幾人哉春秋始書劉單以王猛居于皇以王猛入矜其所遇之難所任之重書以與之非責之也及是書天王居于狄泉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劉單之以之所以正嗣王之名體釋劉單之重權以為時當艱難則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為嫌王位既定則當退安人臣之分而思所止前後書法輕重抑揚皆出聖人之特筆其垂法示後之意深矣杜元凱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徙下都下都者遷水東也傳不見有徙都之明文蓋王城者洛

陽城也前此王猛雖入于洛城與子朝分東西而處今子朝遁去敬王乃得奠王位正朝廷之體故言入于成周王城槩洛都而言成周以朝廷而言初無徙都之事大率王城成周乃京師之異名入于王城未能正天子之位故曰入于王城既正天子之位即云成周入于成周正王位也義又見三十二年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劉單之以王猛以之正者也以居于皇以入于王城春秋矜其難而許之以大臣之節尹召之以王子朝以之不以正者也故其立書立其奔書奔立之罪之也立之而又挾與俱奔春秋所以誅也此

書法一以字在劉單則爲褒在尹召則爲誅特以其所輔者正與不正而已苟立之正者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責其專廢立則立之不正者又何以加之罪乎奔義已見成十二年周公出奔言周之篡賊楚不當受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已見前公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公子光弑之光即闔廬

弑僚者公子光也而稱國以弑何哉吳讓國也僚獨不讓以是召亂故稱國以弑此稱國以弑之變例也吳雖越在蠻夷猶有太伯之風壽夢之子長諸樊欲以位而讓其季弟札爲其序在季乃以授之次弟餘祭將使餘祭授之夷末夷末授之季子夷末未終季子逃而去之則夷末當以授之諸樊之子則光也夷末負長兄之夙約而私以與其子僚之立雖有父命實乃篡也於是光弑僚而代之光雖有弑君之罪而位乃其位故春秋略弑賊之名氏併見夷末父子取非其所當有其著義甚明也烏乎以此垂訓猶有受位於其兄而殺其兄之子併及其弟而以天位私於其子者豈不痛哉

楚殺其大夫郤宛

此讒人費無極所爲也楚平事虔而弑虔立比而弑比懼羣下之圖己爾費無極使之伺察羣臣自

太子以下國中之良無得免者昭王繼之猶不悟其姦卻宛又以是死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是會也據左傳令諸侯戍周且將納公范鞅取貨於季氏辭小國而以難告愚謂戍周王事也不當與魯事俱出令納公霸計也不當與王事俱會諸侯晉比無賢君權移于強族之大夫既不能翊成周之危復不能拯魯君之困姑合二事以為會誠不在也亦徒具文而已矣春秋於晉宋衛三大夫皆名以序之言其罪之有在也宋衛之君銳意納之而祁犁北宮為士鞅惡言所怵遂巡引還此所皆在可責三小國無能有為故皆人之人之者微之也嗟夫齊景為鄆陵之盟而梁丘入季氏之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憯然無所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我孰知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不悟抑亦愚矣使二君能為魯計賊亦足以警內盜之膽而齊晉之祚猶可延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邾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夫快邾之賤者不足録也春秋所以録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是時公孫于齊居于鄆諸侯之人莫不切齒季氏之逐君意如乃待討之人略不知戒懼納諸叛人以濟厥父之惡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復受之而不疑惟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故春秋書納叛人書叛人以地來非誅季氏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公居于鄆者凡四公如晉者三如晉者再皆出於聖人在乾侯者凡五如齊者凡五如晉而繫臣民之望正季氏無君之特筆所以存公于魯而繫天下方伯連帥而不能為魯討賊者也舊史乃魯人諂季氏之史著公之罪絶公於魯豈能拳拳屢書以存公為事以為因魯史之舊文者過矣書公如晉次于乾侯責晉也齊不能納公猶能致其恤患之文至晉則拒而不受晉其秋矣春秋晚年狄晉公羊子所謂新夷狄者晉其

首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野井之唁虛禮也鄆之取成之圖鄟陵之會虛惠也公猶朝夕立於齊庭而弗悟及飲公酒使宰獻而請安公於是始悟其卑已至是高張來唁稱主君以致命比公於大夫公始去之而之晉其去亦已後矣嗟夫晉之諸大夫亦齊之梁丘據晉頃之懦而無立視齊景有過之無不及焉去齊而之晉去晉而復適諸侯必無有爲魯君討賊者矣此春秋之叔世降而愈下桓文之轍跡埽地無餘豈惟魯之病之舉天下之人皆病之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之潰季氏爲之也季氏間公如乾侯誘其民使之潰而歸己春秋之書之誅季氏也論者多歸咎昭公之失民愚曰不然昔司馬氏以篡竊之餘過

江百年而民之思晉者如舊魯以周公魯公之遺澤豈不足以固結其民昭公在鄆曾幾何時而百姓忍於叛而去之此季氏凶威之所脅非民之罪也亦不可以此盡責其君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曰存公也或曰前此居于鄆歲首不書公在今而書之何邪曰鄆魯鄆也公猶在魯之境內是故歲首不書必如齊如晉至而後書如公之至於國中也今鄆爲賊臣所誘以去公露居齊晉之間於是歲首始書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以須朔也歲序更新吾君失宗祧越在他國之境書公在乾

侯若公之猶在國中也所以教天下後世爲人臣者當國家多難人主播遷常如威顏之咫尺其上盜賊亂竊不能爲之移奪夫然後無愧於人臣之常分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定公立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介于中國夷狄之間桓公之霸也嘗爲中國用非楚之與國吳闔廬既弒其君又怨徐人之納亡公子以是伐而滅之吳實無道與王僚之滅巢其事異矣書滅徐貶也徐子章羽不能死以守逆而

求免焉凡國滅而奔者不名徐子以名書爲其不能死社稷而逆吳奔楚僅爲偷生計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意如魯之賊臣也晉人欲伸其霸討乃先與之爲此會春秋之書之責晉也誅荀躒也晉自悼公因羣卿而得國好惡予奪悉出羣下孫林父逐君立君身負天下之大惡悼既不能討乃更列之於會直置其君而不復顧自是以來諸侯之大夫不復知有君犯上作亂益無所憚重以平昭頃庸弱相繼晉遂失霸失其所以維持世道之具也若季氏

者自宿及意如外交晉大夫倚以爲援專制魯國怙亂逐君魯昭在外六七年晉人復以樊林父者而獎意如悼實啓之晉定公者不知其何如主傳謂其將以師納公其亦有志於名分者范鞅荀躒復從而沮止之意如魯之罪人晉將伸其霸討躒也乃與之爲會既會之而後與俱見公黨亂臣而抑其君昭公之辭愈無以自伸卒死于行矣愚每謂春秋降爲戰國始於晉悼成於平昭極於頃定名分埽地國與之俱悼實始之夫既亂人之君臣已之君臣亦從而俱亂悼何以辭其責讀春秋者惑於左氏之浮辭譽悼過其實不得不辨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頃爲扈之會將謀納公沮於范鞅晉定始立即欲以師納公沮於荀躒荀范惟貨是狥而二公不能斷以已意赫然發憤召會諸侯與俱問意如之罪非其力之不足權移於下動爲所制有志不獲伸也或曰意如之往乾侯也子家子勸公與之俱歸衆從者持不可是時意如身至乾侯既伏其罪公可以歸乎曰此躒意如之本謀也公在外請於一二大國猶將有討一歸魯國則意如掌握中物雖歸不能君矣傳載子家所以告其君者乃曰一慙之不忍終身慙乎夫以一乘入於魯死生禍福皆制于賊臣是豈特一慙而已矣以慙而歸尚可得而歸乎此魯史諂辭未必果出於子家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義已見襄二十一年昭五年

邾庶其苔牟夷邾黑肱以地來奔左傳所謂三叛人名者也黑肱不書邾闕文也賤而書名所重在地此傳者之說愚謂春秋有書名以著其節者有書名以著其罪者以地叛君惡之大者故書名去族以正其罪非重地也正其以地叛君之罪也不以叛書爲魯諱也左傳謂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

而名章以齊豹殺公孟春秋書盜爲求名而不得三叛人以地來奔爲欲蓋而名章豹志於爲亂本無求名之心三叛人以地來奔彼固不求其名蓋春秋書名以正其罪耳然是二言者實有得于春秋用法之意在當時固有求名而不得欲蓋而名章者矣如宋督從君于死而不與之以死節之名求名而不得名之類也趙盾預弒其君欲避首惡之名而卒罹于首惡之罪欲蓋而名章者也此類甚多不悉舉乃若公羊所紀鄋瞞叔術之事謂春秋通濫爲國以存賢者之後齊東野人語耳姑置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杜氏謂在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迫今六年因謁闞遂入之先公墳墓所在而以取書志賊臣拒命公欲入而不能得至用衆以取之耳前書取鄆圍成此書取闞皆所以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皆致其討於季氏也

夏吳伐越

此著夷狄之迭爲盛衰也吳方抗衡荊楚睥睨中夏而越已議其後矣自是吳楚越鼎立不相爲下

乃中國自治之歲月而齊晉二大國皆爲強臣所操中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強臣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周霸政之僅克舉者也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義盡於此諸儒之論有以爲貶者恐未然也蓋京師之與成周皆尊名也自周家盛時已有成周之號高郵孫氏乃云不書京師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此以王風黍離降從國風之說詩春秋取義不同不必強求其合春秋之作主於尊王諸侯城成周亦人臣職分之所當爲夫豈以是故而同周於列國乎或曰一京一京師何歟曰自諸夏尊天子而言謂之京師周曰京師何歟曰自天子臨制萬國而言謂之王城自朝廷百官王宮宗廟所在而言謂之成周隨所施而當京師王城成周一品已矣似非褒貶之所在或又謂遷水東爲下都敬王既定子朝之亂遷都瀍東是爲成周前已辨之敬王遷都傳家初無明文成周者京師之異名何下都之有哉

十有二月已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習於周旋揖讓之儀當時有以爲知禮者而在喪不感娶同姓而不以爲嫌大本不立浮文雖勝於禮何有哉乃若忿季氏之專魯思欲一創治之固人君當爲之分以是爲過則不然也當是時宋之華向魯之意如皆世大夫盤錯而不可治者宋元討之而克宋以無事魯昭討之而不克坐是失國出奔終於不復蓋有幸不幸存焉二君中才庸主初無以大相遠也又以後世之事而言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元凶魏敬宗之戮爾朱榮與後周高祖之誅宇文護皆奮自獨斷不謀之臣下彼非不知其事甚難有濟與否而迫於宗社之存亡死有不避後周討之而克天也元曹以是殞厥身蓋亦有幸不幸存焉故君子不以成敗論事使昭公能正身端本委任忠賢不與近習小人共其謀慮季氏猶可耡也必謂意如秉政數世有臣有民徑欲置之不問則非爲人子孫纘祖承家之道也愚觀夫子平日言論與春秋始終書法于昭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蓋深責晉人之獎亂臣而抑其君使昭公至于此極也胡氏謂書圍成書取鄆爲絕昭公于魯吾不知其說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定公上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敬王十一年立是歲晉定三年

元年春王

穀梁曰不書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胡文定曰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或曰子惡之弒宣公之立襄仲立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卒定立季氏立之而春秋不書正月何哉曰正月者天王以頒

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須於國中者也惡死宣篡是
雖爲篡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
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爲君須朔於廟
如常禮春秋黜之是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
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明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須也
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
故須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爲賊臣所廢魯國無
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
所得須也此春秋特立之變例前所未有也公羊
謂定哀之間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耳愚謂春秋明義討賊終始如一

豈有習其讀而不知其罪者哉

二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人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仲幾不受功執之是
也而春秋有貶辭何哉穀梁曰不正其執人於尊
者之所也愚謂霸討當用之於外而不可施之京
師魏舒韓不信當以仲幾之罪告於王王命之執
乃執之而歸於司寇夫然後盡人臣之義今執之
京師不請於王不歸之司寇此用霸討於天王之
側無王也仲幾之不受功無王也晉大夫不以王
命執仲幾亦無王也是故不以城爲王事而略晉
大夫之罪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前日

書會諸侯書城成周言諸侯各率其職而城王城也今執宋仲幾而書京師尊京師而正晉大夫無工之討也京師衆大之區天王在焉陪臣專戮而弗請是故書京師以正之彼謂定哀多微辭其不然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一年不二君者常也一年二君者變也昭公之喪以是月稅輔定公即以是月即位是一歲而二君也故春秋書前公之喪至與後公之入立以示其變著魯國非常之禍亦以見定之立非所當立而立也春秋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以為須聞乎故桓宣是也若昭公之薨於外雖非弒死而其禍視弒無以相遠謂之正終不可也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而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意如逐君既死於外又廢君之子而立其弟廢其所惡立其所善廢立由己罪大惡盈中國無王莫之討之而定公之立則非所當立而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敢當偃然自以為己之所當得是與篡亦何遠哉春秋書公即位從桓宣之例絶之名教夫豈與之以即位之正哉喪至六日而後

即位見予奪遲速惟賊臣之意春秋書之亦以誅
之也沈子以爲正裕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此其常
也定所以立非此之故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呂氏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君足矣必曰葬我君
某公者隆君臣之恩盡忠愛之義資乎事父有父
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
不見特於昭公爲大有警動於其臣下者此論得
春秋書我君之意爲人臣子者當有味於斯言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公薨於外魯之大戚而意如以爲獲神靈之祐爲
煬立宮煬者伯禽之子廟之毀久矣賊臣以其私
而立之推其無忌憚之心其何所不爲使定公強
於自立登進忠賢與之共謀魯國意如猶可翦也
叔孫昭子不以豎牛恩己殺之如孤豚定公視叔
孫其亦有愧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者以此十月爲夏正之八月以冬爲秋必不然
也古今地力無以相遠五穀成熟之時大率相似
夏正八月稻粱稚種之在田未收者尚多隕霜何
以不殺他稼而獨能殺菽乎如使今玆八月隕霜

稻之華而未實者皆損必無專殺豆苗不及餘穀之理以是而觀則此十月當是夏正之十月菽豆也孔穎達踈以爲耐霜之穀夫所謂耐霜云者爲其見冬而猶存今楚蜀之地豆有得霜而飽熟者正穎達所謂耐霜之穀穎達魯人其言如此是知中原之地有此耐霜之菽爲十月霜所摧以是爲異耳

丙戌九月十二日瀛野降霜屋主人趙器之兄弟自野外而歸云霜降蚤豆盡損予問云豆何以至今未收曰此豆方欲結實被霜所損今不復可實予又問云此豆結實當在何時可收器之兄弟云若不損十諸朋友俾知穎達之

收予因書其事示可徵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此雉門災延及兩觀也魯國僭天子之制雖成王所賜而夫子每不謂然是故脩春秋明王法數致意於此如卜郊用羽及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皆是也子家語昭公曰諸侯之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制也不言成王所賜蓋所賜而得用者特郊廟之事及後世子孫無所不僭蓋有出於成王所賜

之外者矣書雉門及兩觀災因災而著其僭制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書災於上書新作於下言當天災之後宜加貶損而又增崇之是以譏也定公受位於誅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爲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涖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爲不足畏也書新作貶之深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傳皆不言其故說者謂意如不請之於晉而立定公故晉怒而辭公及河乃復愚以爲未得其情也夫意如所以死昭公於行擁定公以篡皆晉大夫爲之羽翼晉君木偶人耳豈能以意如爲怒辭魯君而復之乎蓋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惟己之聽昭公惟不能堪所以陷於大禍定公傚首下氣苟焉以君位自居僅克自全而國非其國矣至河乃復者意如之所爲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子即位未踰年甫葬其先君即與魯大夫爲會迫於魯而出非獲已也三十二年黑肱以濫來奔邾日益蹙是以爲此盟魯君不躬往而使大夫會之是將爲叛盟計耳春秋書邾人之喪繼以仲孫之盟責魯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而見褒貶者齊晉兩召陵之師也齊桓以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有爲也蓋奉辭伐罪仗義而必往夫然後稱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公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是會左傳以爲蔡侯所請是時王命不行已久晉政亦衰夷夏之君翕然來集者十有七國此出於人心同外楚之意而晉君不能君其臣各爲其私計有虛十有六國來會之意春秋深致其貶義甚明也是冬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

之學者知柏舉之爲襄則知召陵之爲貶也

附見聞之師曰蔡昭侯憲太子之子明於復讎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曾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貴蔡侯也是義也穀梁知之故於東國之入楚而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己復奔之春秋是以貶正謂大讎未報而朱與東以楚爲歸是以責之知朱東事楚之爲非而後知昭侯敵楚之爲是此春秋微言之所在論者不過謂滅蔡者楚虔復蔡者棄疾今不當報之棄疾之子殊不知楚之復蔡復其名而制其實大讎未報朱與東又

繼死於楚昭侯亦將不免此其所以勵復讎之志春秋所深與也平王不能致憾於犬戎魯莊不能致憾於齊襄春秋所深責以是起義而垂訓故復九世之讎者滅國也而不以滅書蔡先君受毒於楚若是其烈爲人子孫者所當自力以圖報夫豈曰事已易世而非己之責乎左傳謂昭侯以羈留之憾而有請於晉吳以爲是役失春秋錄蔡之本旨故不得不辨義又詳冬柏舉之戰及五年歸粟于蔡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此蔡人以晉之命伐沈而滅之也春秋書於會之後盟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會諸侯辭曰伐

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爲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滅國之罪或曰沈子惟不屈是以死社稷名之何哉爲其從夷也沈爲夷役舊矣今諸侯皆向中國而沈獨附楚名之所以夷之也然蔡不自知其危滅人之國而殺其君爲晉之快不仁甚矣其後雖有大功於中國而不獲令終良以是夫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由又反

晉人大合諸侯而不能成尺寸之功書侵楚所以儆之也但前乎此王人與於會者皆與諸侯同盟此劉子與會而不與盟故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志劉子不下與于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諸侯無故遠涉敵境危之故以月致

劉卷卒

案左傳卷即畚也自王室有難以來劉單皆書子實行宰相事今其卒乃以名書春秋必不然疑脫

一子字陳止齋曰劉子定内難復辟於周而楚納
子朝於是合十八國之師伐楚俄而劉子卒春秋
蓋深悲之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卷
焉春秋特書其卒所以褒也愚謂合十八國未必
皆出於王命然劉子當艱難之秋擁立二君外排
羣醜卒安宗社是以有大功於王室入春秋二百
四十年周家大臣未見其比故特書其卒葬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義併見下柏舉之戰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不能救而用師于鮮虞春
秋既狄之矣自是以來楚勢少戢而晉終不能以
安中國爲事今三以師伐鮮虞棄百年之霸業逐
一方之小利若晉君臣可謂無復羞惡之心矣或
曰春秋於其始伐而狄之於再伐三伐而不復狄
之何歟曰下文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進吳子所以黜晉霸而儕之於列國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
是役也吳子興師救蔡春秋不以救蔡書爲其所

闕者大救蔡之義不足以盡之也亦猶晉文救宋而不書救以城濮之戰關於夷夏之盛衰救之義不足以盡之也書蔡侯貴蔡侯也書吳子進吳子也書楚人賤之也城濮之戰柏舉之師春秋褒之而無貶也論者以一及字而爲拘妄引傳文汨經旨殊失春秋攘夷安夏褒功罰罪之意故不得不辨或曰吳強國也蔡弱國也小不以大弱不以強今吳敗楚師而春秋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何哉曰此大蔡侯攘夷之功而黜晉霸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上勤天子之老無成績之可書而蔡昭侯一念之烈志復世讎請于晉不遂請于吳遂以吳

師伐楚敗而入之爲中國刷數十年之積憤爲蔡先君復三世不共戴天之讎其功大矣其事偉矣春秋特見之書法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非録蔡侯而何非進吳子而何春秋書以師者三惟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爲褒桓十四年宋以三國伐鄭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皆貶也雖然蔡非吳之與國所以一請而遂從則以子胥故耳子胥欲復其父兄之讎蔡昭侯亦欲復其父祖之讎其精意至義足以動人悟物是以闔廬信之爲之空國以行吳師雖強非昭侯子胥挾其大勇以爲之豈能建立成就如此之偉乎或曰昭侯隱太子之

子憤楚人之殺其祖戕其父毀其國起而圖之固義之所不容已然禍蔡者楚虔復蔡者楚平事歷三世讎其可解乎曰父之讎子必報無時而可解也況楚平之復蔡雖復其號陰制其國蔡之二君曰朱與東入楚而不返昭侯亦見拘三年以賂得釋復之德輕以虛滅之禍重以酷仇人之身雖殉而仇國猶在不報之於楚將誰報乎傳者謂昭侯以一裘一佩之故爲楚所拘返而沈璧于河誓言必報此非深知昭侯愚觀春秋書法所以錄昭侯者甚大爲其能挾大義復世讎爲中國攘夷刷恥有晉人所不能爲者是故貴之若曰遑羈留之憾志於必報是特一朝之忿一夫之勇春秋何取焉學者試以是觀之

楚囊瓦出奔鄭

自楚昭繼世舉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畔莫有鬬心楚由是有入郢之禍今國破君逃囊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爲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於柏舉既敗之後繼書囊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事而以身免也

庚辰吳入郢

前書吳子襄之也此書吳入郢舉其號以貶之也

穀梁曰何以謂之吳狄之也何爲狄之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其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故反其狄道也愚謂吳大伯之後不與楚同楚夷也無可霸之理矣吳猶可霸也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正楚莊共靈以來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爲有聲動于遠近霸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夷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喜諸侯之能歸粟亦喜蔡人有以受諸侯之粟也歸之爲言出於人心之所同不待勸勉而各以粟歸也蔡出糶夷之大功諸夏敬而服之因其饑且以備楚之故國內虛戚致粟焉前此諸侯有災盟主爲之會諸侯如澶淵歸宋財之比者有矣然必待盟主命之非出於人心之所同今歸粟于蔡小大一心人無異意春秋是以貴之杜氏以爲魯歸蔡粟非也當從穀梁義

於越入吳

杜氏以於越爲發語聲非也范氏曰於越夷言也

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愚謂於越者蠻夷之本號書於越賤之也前此昭五年三十二年越見於經不書於越自是至春秋終皆書於越賤其爲楚用也吳以中國之故興師伐楚越乘其虛而入之實爲楚故是以爲春秋所賤據傳秦人大興師救楚使子蒲子虎將而前不書亦夷之也論者謂凡敍皆善其義跡矣蓋攘夷天下之大義攘之者國雖小而必錄附之者國雖大而必誅此春秋治夷狄之常法或者以越人自更號如楚之前荆後楚是不然楚之名大于荆其僭而更之也於越之名陋于越乃蠻夷之本號討之是故賤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或曰翬之死不書討之也遂之死去族亦所以討也意如之罪視翬遂無以相遠而卒之以常禮何哉曰志定公不能爲其君兄討賊而遇意如加厚翬之弒惡桓與宣預聞乎弒故不以討賊責之而書即位以絶之今定公之立雖非預門乎逐君者而懷賊臣之私遇忘君兄之大讎不惟不能討而所以飾其終者加厚於他人故春秋卒意如以大夫之常所以志魯定黨賊忘君之惡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義見四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自許鄭爲鄰國鄭人朶頤於許幾二百年矣蓋自隱十一年鄭莊率齊魯伐許入之猶懼王誅之或加入之而不敢遂以爲有俾其臣與許叔分國而處將以有待也未幾鄭有內亂許叔因之以復其宗社許之毒於鄭其來遠矣成三年鄭人一歲再伐許春秋狄之書鄭伐許今中國無盟主諸夏罔所依憑鄭人肆其不道滅同盟之國前大獄之後鄭之罪大矣春秋前既狄之此復重有計焉或曰

春秋於滅國皆罪滅之者不罪滅者蔡之滅沈鄭之滅許皆兩坐之何也曰滅國者固可罪而從夷者亦可罪也許與沈皆始終從夷而不自以爲恥者也書名以歸義其在是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案左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爲出師踩王畿之六邑晉人命魯討之則王事也而春秋書公侵公至其辭略殆有貶也初鄭莊得許以讓隱公公不敢受鄭亦不敢以爲己有今鄭人以許爲滅公之侵鄭實爲爭許計其不專爲王事出師歟既不能拯許於已亡亦不能爲

王敵愾憧憧往來何益哉而斯與何忌乃如晉獻
俘以王命征不庭不獻俘於王而獻於晉又春秋
所惡也吁鄭人滅同盟之國又與亂黨侵陵郊畿
舉中國之大莫有能聲其罪而討之者世變之降
遽至於此公羊子所謂中國亦新夷狄者凡此皆
其事也

附見是歲天王避儋翩之亂居于姑蕆明年劉
單以晉師納王王入于王城春秋不書豈無意
乎東遷而後天王四出始者惠王以子頹之難
而出其出其入皆不書爲王諱也及襄王以子
帶之難而出書出不書入悼敬二王以子朝之

難再出再入春秋詳記而備言之且曰王室亂
言其亂形已兆猶幸其出而能入也至敬王以
儋翩之亂再出遂不復書始之不書諱之也終
之不書非諱也蓋閔之甚憂之甚知其終不能
以自振於是爲之廢書是時中國失霸夷國並
興強臣世大夫怙亂相煽晉齊魯宋皆有危亡
之證而王國大亂相仍無以表正中夏春秋胥
爲戰國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義已見上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春秋書執行人皆罪其非所當執而執也皐鼬之

盟無能有爲諸侯皆散惟宋事晉不改於舊乃反執其使蓋晉之諸卿惟賄是從賄所不及禍隨之耳然使祁犂挺然自立如叔孫婼之在晉彼范鞅雖賄若我何哉

冬城中城

穀梁以爲三家張公懼而脩內城夫三家所以專魯非由城郭之不治甲兵之不繕正由君失其民季氏收而有之亂作於內無以爲扶救策雖繕完何益哉今家臣內叛蕭牆之患少戢魯君欲收其威柄在於任賢植本布德宜民城非所先也春秋書城中城譏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取鄆以居公本齊景之善意鄆潰而取以自歸則爲利也齊之取鄆固非而仲季之圍亦非也爲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交兵連歲季仲實爲之也春秋書圍鄆不書伐齊爲景公諱耳景公不以鄆爲已有卒而歸之魯春秋所錄也季仲氏同惡相濟則春秋之所惡也比而書之所以誅也義又

見八年九月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于鹹于沙此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晉君不君六卿爲政霸權盡失楚敗幾亡吳雖勝而無紀環視一世可與言霸者景公一人耳而景也見義不爲乃欲乘機以襲霸無是理也夫所謂盟主上而尊王次而救災恤患先天下之所難然後有以服人而成其霸業魯昭爲強臣所逐景公雖爲之取鄆圍成爲鄆陵之會辭曰納公卒不能有所爲而遂已今天王避儋翻之難出居姑蕆且二年矣景

復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強人之從我非其心悅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蓋景公之賢大夫惟一晏子雖從容進規多所補益而未嘗身任國事豈能如管仲之於桓公狐趙之於晉文君臣同心以安中夏攘夷狄爲已任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以經而言執其行人加之以兵脅而與之盟脅盟也以傳而言齊求于衛衛侯畏晉私於齊侯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與之盟蓋盜盟也脅盟且猶

可鄙而況於盜盟者乎齊以詐而求盟于衛衛以詐而同盟若是而得諸侯曷如其已也嗚呼若景公者德不及秦穆而才智出晉襄之下雖天資和雅可與爲善而朝無一君子共圖國事欲踵桓公之遺烈難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義併見公兩侵齊

魯昭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爲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罪令昭死定立意如已迄天誅乃忽興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爲而不爲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爲方伯之道矣是

時齊人已得鄆衛欲求魯而不可得是以爲此役

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或曰齊人已得鄆衛欲求魯而不可得是以興西鄙之師啓釁者齊也公之報之亦是理之當然而春秋自正月至三月再書公侵公至若有貶焉何哉曰齊之伐我爭諸侯於晉也我之侵齊至于再將以是深交於晉也伐者固非侵者亦未爲是也

前日昭公在難齊猶能爲之取鄆圍成會鄟陵稍見其恤災之意晉人漫不加省黨季氏而死其君於外者晉也定公與其從齊不猶愈於從晉今也自正月至於三月再以師侵齊此以遂季氏之私於國何有而況是時意如已死斯之羽翼未成定公儻能倚齊以爲外援季氏可翦而魯國猶可爲也不知出此而汲汲焉事晉惟季氏之所欲爲而強家之燄暫戢而復張矣惜哉義又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或曰是役也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書救何哉曰夫所謂救者伏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狥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存亡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以内交於季氏而非爲魯國宗社計也春秋是故不與之以救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霸者之師所貴奉辭伐有罪伐其所當伐則受伐者伏其辜而諸夏爲之聳動當伐而坐視不必伐而輕舉則適所以召侮焉耳鄭有大罪二滅許也

僖嗣之亂乘而侵犯王畿無王也晉人視非己事
不復加詰今以其從齊動大師以伐之又因而及
衛皆以從於齊故當王事則屬之魯當己事則親
帥以前是故春秋不與之以霸討動大師而書侵
貶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始逐君者季孟氏也公在鄆而伐鄆者亦季孟氏
公已殺而侵齊圍鄆者亦季孟氏也今爲晉侵衛
斯與何忌復共總兵以前春秋前後聯書以見二
氏比而爲惡共握兵權以脅制其君不若叔孫氏
猶有昭子之風不盡同於季氏也其後陽虎執季
斯復以孟氏之救而免若何忌者其季斯之死黨
春秋比而書之厥有旨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傳謂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公羊亦
曰文公逆祀去者二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皆以
爲正僖公之逆祀愚竊有疑焉蓋自僖至定凡五
世矣謂陽虎欲以升閔降僖而從衆人之望似非
時事之所先且從之爲言以後從先之義謂從祀

為順祀亦未必合春秋書法之旨蜀前輩馮公山
獨為之說謂昭公薨於外季氏喪之不以禮既絕
其兆域使不得同於先君其主久未得從昭穆而
祔於廟及是陽虎將有討於季氏始以昭公主從
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戮之以快魯人之所同
欲是故書從祀此馮公山說也得春秋從祀之旨
矣或曰從祀正也陽虎為之正乎曰季氏追仇其
君於既死之後葬不以禮祔不以禮定公不能正
舉國之人皆不能正虎以家臣而正之使其心純
乎為義而非有他志固聖門之所許而虎之志則
在於為亂是故春秋書從祀于前無譏也而繼書

盜竊寶玉大弓於是乎以虎為戮矣

盜竊寶玉大弓

或曰子前謂家臣亦魯國之臣季氏為非家臣得
而正之是不可以畔言也今陽虎以盜書何耶曰
家臣而正大夫固不可以畔言也不能正大夫而
踵大夫之惡則不得謂之非盜也左傳謂陽虎公
山不狃叔孫輒謀去三桓而更其處已執季斯且
將殺之孟氏救之而免陽虎戰不利入公宮竊寶
玉大弓以出遂據讙陽以叛公羊則云季氏逐君
之後取寶玉大弓藏於家陽虎執季孫奪而取之
意如竊之於公虎又竊之於季氏虎實踵意如之

惡春秋所謂盜意如與虎皆是也意如以死故略
虎以賤故不名此一事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
大夫賤人謀國爲事之最重而當書而聖人惟書
竊寶玉大弓而季斯之執之釋略而不書蓋以季
氏實有當討之罪惜陽虎非討賊之人耳虎得寶
玉大弓不以歸之公府而欲載之以奔是以知其
志不在公室亦盜而已矣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八

定公下　敬王十九年　晉定十一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者魯公受之成王以有魯國是之謂分
器前此季氏逐君取之以爲己之私有其志在於
篡而已矣今天奪其魄身既殞而家臣亂於內寶
玉大弓乃得歸於公府春秋書竊於前書得於後
著季氏可誅而國之大權將復歸於公是以拳拳
書之喜之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也齊衛伐晉次于五氏書次不書伐不與之以伐也陳止齋謂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何中國無霸也齊衛伐晉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愚謂厥貉之次楚莊窺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圖繼霸也其書次若同而所以為次則異夷狄之窺中國與霸國子孫之圖繼霸不可同日語也然春秋所以譏意蓋有在晉德既衰中夏莫與主盟春秋固幸齊桓子孫猶克自振庶幾託以攘夷之事今焉後其所先伐晉次于三氏又伐晉次于垂葭睨晉國之衰而欲掩有其霸業霸業在家而不在晉也是故不書伐而書次若以諸侯不當叛晉即夷是之謂叛去晉即齊奚其為叛晉自平公舉中國霸權而遜之夷楚春秋固已無望於晉今晉益不競諸侯各擇所從從齊不猶愈於從楚乎使景公能脩桓公之業攘夷尊周救災恤患惟義是與則中國所賴春秋方將與之五氏之次可與厥貉之次同日語乎自是再次皆譏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暨者齊欲之非
魯志也此書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魯欲之而
求之於齊也書暨及抑揚褒貶之所繫也自襄
昭以來季氏外交晉卿以遂其犯上專國之計定
八年猶為晉侵齊者再今未三歲忽及齊平此亦
季氏以便其私非為魯國忠計也是時陽虎謀去
季氏事不克奔齊請兵以伐魯將以除季氏季斯
以是懼汲汲解仇於齊為此會以紓目前之禍亦
以晉定無能有為舍而去之耳威福在晉則屈節
以事晉利害在齊則背約而從齊此春秋所惡故
書及齊平以卑之觀前日之暨平見今日及平之
為譏矣是行公親會齊侯于夾谷齊人窺見魯之
內有所迫急於得平反以是肆暴犂彌之姦萊夷
之劫良以是故耳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
氣有以格齊人之強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
危甚矣以地至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七年衛始叛晉為沙之盟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
衛衛侯復欲與晉為盟趙鞅不善撫納乃使賤者
盟以辱之衛侯怒遂絕晉而即齊九年偕齊侯為

五氏之次伐晉夷儀固恥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衞以報愈貽誚於諸侯而叛者自是益衆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此汶陽田魯舊疆也成二年晉人命齊以歸之魯書取汶陽者是也其後晉人使韓穿來言復以與齊魯不之與也故昭公之出齊人取鄆居公末年鄆潰齊人因而取之定七年齊以鄆陽關歸魯爲陽虎所據虎敗地復歸齊及是齊人以歸然汶陽之壤甚闊僖公以賜季氏爲采邑者又在此外也春秋書歸疆見之書法者前後每不同齊人歸我

齊西田也宣十二取汶陽田也成二取邾田自漷水也襄十九哀十經凡五見取汶陽取漷水歸疆也書取不書歸以其伏大國而得歸是故書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嗚呼聖人道化所感強暴爲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左傳所載玆無還之對陋矣雖然聖道功用豈止若是而已哉故必有堯舜湯武之君而後能得皐稷伊呂之佐周

室既衰諸侯皆庸夫妄人復脅制於強悍不軌之卿族是豈聖人行道之時而功化因事而見者惟夾谷之會與魯疆之歸耳學者讀春秋至是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非無實用特患乎元拓有所未至耳夫豈申韓鞅斯以刑名法術劫制天下強人以必從而謂之治效者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之邑也公若爲之宰州仇以私怨殺之公若之黨侯犯據郈而叛既而以邑奔齊齊人受侯犯而以郈歸之魯前既歸汶陽此復歸郈此聖人道化之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或曰郈之叛叔孫其得謂之叛乎曰此實以邑叛也若南蒯陽虎始皆以公室爲辭其後事不成或以邑叛或以盜終而其心跡乃著與郈之叛差不同耳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春秋每於一國之事而再三書者深致意焉耳自此兩年間書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罪皆累於上春秋所以責景公也樂大心宋之舊臣本無大罪樂溷譖焉宋景不察而遽逐之以暨子之讒逐一大夫罪累止一也公子地有馬公

取之與嬖臣向雖地怒挾雖公怒地奔以嬖臣之故翦其公族罪累上二也公弟辰母弟也爲地請留而公不許辰怒率仲佗石彄俱奔其意亦欲君之留之而公復不爲止以嬖臣而奔母弟罪累上三也奔者固皆有罪而宋景所以待其大夫公族母弟者抑亦少恩甚矣君人者人倫風化之所自出己居其厚猶恐其薄居其薄無所往而非薄宋公以嬖臣豎子之故使其母弟公族一朝俱奔考其事過皆在公是故春秋始終備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至於辰與地之本罪則於下文見之皆以叛書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前此齊與鄭衛盟于鹹盟于沙矣今而三國復共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受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而諸侯雖散於晉而不復能翕然並合於齊晉雖衰而齊亦卒不能霸無人焉爾若其有人率諸侯奬王室救災恤患爲桓公之所爲是亦桓公而已矣惜哉有其機而無其志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國君之母弟奔而書弟其例不一或譏兄之不友

或譏弟之不弟今宋公之弟暨仲佗石𪏭出奔陳則譏宋公之不友辰之不弟而仲佗石𪏭以人臣而私事母弟又春秋之所深責也公子地以嬖嬖之故爲禮而奔辰爲之請止宋公弗聽辰怒亦奔辰於君爲母弟地則衆公子也辰以地故而自絶於其兄已爲不可而又率仲佗石𪏭與之偕行仲佗石𪏭身爲卿佐有君不事而與母弟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是皆名教之罪人此一書而並貶者也或曰魯宣之母弟叔肸衛獻之母弟鱄宋景之母弟辰或奔或否而其事有相類者於辰也亦何誅曰否叔肸不義宣公之篡弑不食其祿亦不棄其親春秋所深與也鱄以獻公失信於甯

報德以刑怒而奔終身不向衛國而坐春秋義之而不深責也若辰者以一朝之忿棄其君兄與亂臣爲伍春秋所誅是故以叛書可與肸鱄同日語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𪏭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自入春秋母弟之爲亂者鄭叔段其首也春秋書克段而不以弟書此書弟書叛何也曰此春秋用法輕重之權衡也段據廩以叛志在於篡不言弟絶之於天倫所以誅其出也非有不軌之謀直憤激不平而出故其罪下於段仍書公弟然所

以書叛爲其結黨而入據邑以叛實叛也前書暨此書及暨者不得已之辭及者從之者也得已而不已者也劉氏曰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辰爲首惡而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其從也春秋於辰之奔也書暨仲佗石彄出奔至其入蕭也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蕭以叛嚴首惡之誅逭脅從之戮也又繼書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而不書叛叛非樂大心之始謀其罪又下於被三人

觀乎此見春秋用法絲銖無爽必有是罪而後加之以是刑彼意誅云者非春秋垂法之旨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六年以晉命侵鄭取匡此及鄭平以解前日之怨故傳曰始叛晉也自文公之霸魯事晉惟其常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絶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或曰晉必不可畔乎曰否惟義所在而已季氏昭公之賊晉大夫季氏之死黨定公者親昭公之弟絶晉而誅季氏定公之所得爲也前也不能絶之而卑躬以事之今而絶之以利害爲向背者也是故

有譏前書及齊平此書及鄭平及云者魯欲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
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而左傳乃云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
墮費成不克墮如左傳所言則墮三都者強家之
所欲家臣據邑以叛大夫不能制故墮其城之過
制者以塞絕亂源本不出於夫子之意郈費之所
以墮以公山不狃侯犯故耳成之不克墮孟氏猶
欲爲自保計是以攻之不克夫大都耦國古人所
戒公羊所謂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者先王之
制也始城費城郈強族所以自去其疾蓋費郈有叛者故二氏假君
命以墮之而成之守者猶事孟氏而不替故何忌
猶不受命非吾聖人所欲墮也若聖化所感固有
不待兵而從者夫豈不克墮而遂已乎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晉爲盟主衛石買伐曹曹人愬于晉晉人執石買
而討焉此盟主之所宜爲也今齊以盟主自居衛
公孟彄再以師伐曹齊人不敢問則何以盟主爲

哉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彊伐曹著中國之無盟主
非獨責衛亦以責齊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義見上墮郈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前年會齊侯夾谷今復爲此盟皆強家所欲爲也
前日倚晉大夫爲外援以抗其君今晉政不綱外
侮交至舍而從齊猶懼齊之來伐是以爲此盟也
先是陽虎奔齊勸齊侯以兵加魯其意實在季氏
齊未能用侯犯復繼往焉故強家者以是懼專意
從齊甫盟于夾谷又盟于黃使乘絡繹而不以爲

繁爲是故耳使齊景公能因虎犯公山之釁奉辭
以討季氏爲魯國去有年之蟊賊猶爲義舉足以
大服人心而景志不在遠姑藉以市恩強家不惟
不能討又從而養成之嗚呼齊之景魯之定其無
以大相遠乎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魯之邑也非若外國圍之不能下而遂釋之也
魯墮三都郈費已從命成獨負固而未服致其君
自將臨之卒不受令而止此皆何忌之所爲是之

謂叛其可已乎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內叛而不
能討何以爲國若定者亦擁虛位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案傳皆以伐晉春秋惟
齊衛次于五氏次于垂葭不與其伐也非謂晉不可伐也晉
書次而不書伐不與其伐也非謂晉不可伐也晉
既失霸則凡中國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事者皆
可以脩明霸業號召天下初不必求之於晉也爲
景公者當請命于周而徧告于諸侯之國曰晉比
歲多故夏盟無主諸侯強吞弱大併小弗問臣逐
君下陵上弗恤夷狄滅同盟之國視非己責弗救
諸夏罔所依憑吾承王命將攘夷遏亂以脩方伯

連帥之職辭直而義壯孰不我從乃今日會某明
日盟某又明日次于某其末也復悉力以救晉大
夫之叛者愈行而愈陋欲以圖霸豈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蒐軍政也魯自宿意如盜竊兵柄舉國中亟匍卒
乘皆爲己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意如
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君可以有爲之
日而定公庸且弱苟安目前而不能爲魯國深長
慮兵柄可收而不能收政權仍在季氏公室自是
遂單無復興起之望矣亂在內而不能討日蒐何

益哉書大蒐所以賑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氏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人之亂臣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爲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夕之故哉趙鞅專殺荀寅士吉射擅興其罪不同所以

不忌其君則同也鞅挾晉陽之甲將以內向此叛也寅吉射據朝歌外交齊狄以抗其君亦叛也鞅之交在內故不旋踵而得入寅吉射之交在外故事危而難成春秋於入晉陽入朝歌皆以叛書惟其公也荀躒韓不信魏曼多黨趙鞅爲之請復惡寅吉射攻而去之各私其私也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之於晉也公羊子乃曰鞅取晉陽之甲欲以誅君側之惡人夫鞅與寅吉射均爲有罪均皆當討而云取晉陽之甲欲以除君側之惡此因鞅歸而立爲此義其誤甚矣○呂東萊曰春秋之世

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則亦叛而已矣此論太過夫以魚石欒盈之據邑而春秋猶不加以叛之罪臧武仲豈欲叛者邪夫子只言其要君要君之罪與叛不同春秋豈妄加人以罪乎諸儒求經之過恐失本旨薛弒其君比

三傳不言其所以弒之故以書法而言與晉弒厲公州蒲之例同州蒲之弒衆弒之也薛弒其君當視州蒲之例泰山孫氏謂以國弒者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耳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其流弊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爲非流毒一州一

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爲惡不可不謹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謂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衛侯逐戍併其黨故趙陽奔宋北宮結來奔夫人南子也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此而爲惡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爲而非戍之所能爲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戍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濟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

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楚爲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陳其夷矣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不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連兵滅國誅楚而罪陳也凡國亡不能死而見執者皆名

夏衛北宮結來奔 義見前公叔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公作醉里

越書於越卑之也吳雖用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攘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戰固嘗褒之矣越以楚故襲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攘楚之功者越議其後耳是故昭十三年始書越至定五年入吳而書於越賤其爲楚用也或曰柏舉之戰吳固爵矣今其敗而以國書何歟曰勝而驕驕而敗敗而遂亡是故夷之耳

吳子光卒

此闔廬也敗于檇李傷而死子夫差立厲志夜讎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夫以闔

廬爲父而夫差爲子皆有英才俊識足以當大任太伯之後其將興矣而安於固陋不能登進忠賢崇尚周禮脩興而乍偃惜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義併見會于洮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規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絶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左傳謂于洮于牽之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齊宋魯衛相率而預於亂者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而不以爲恥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自是頓革今齊景欲纘成乃祖之霸業而率三國之君往輔人之叛者彼三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爲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公羊謂石尚天子之士是故以名書愚以爲譏也齊桓之霸也襄王使宰孔賜之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殊禮也嘗施之于葵丘之會自是以來諸侯非有大功不受此賜定公受位于賊臣不以王命立其罪當討周室衰亂不能正碎則已而天子遽遣使以賑來歸以襄王所以寵

桓公者而施之魯定彼以何德而應受此賜乎若
謂每祭必歸則爲常禮春秋何以書此以王寵濫
加而特書以譏之耳是故王使以名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載蒯聵謀殺夫人南子事不克而奔劉氏權
衡曰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
獨得全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將以告之于君夫
人懼其斥己之短因太子來朝啼而走曰太子將
殺余靈公感於南子之譖不爲之辨以是逐太子
此其眞也又蒯聵奔宋宋南子之家也蒯聵負殺
南子之名而其奔也又入其家此必不然愚少讀

左傳即有疑於此後見劉公權衡乃知前輩已有
是言蓋靈公夫人雖淫亂不道初不聞動搖家嫡
如驪女宋芮之所爲彼蒯聵縱強愚無知亦豈有
以道路不根之語挾刃入宮蹈必死無赦之罪如
傳者之所云乎蓋蒯也欲以野外所聞爲其君告
而輕淺不善爲謀反爲夫人所先以是而逐春秋
不去其世子之號以是故耳○自入春秋衛國再
亂始以宣公納伋妻終以靈公溺南氏綱淪法斁
內憂外患相爲流通聖賢六經所以垂戒殆非虛語春
秋先書三大夫之奔至是遂書大子逐衛亂已成

而靈公猶不悟其後子據國而抗其父臣稱兵以伐其君大亂幾亡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義見前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高郵孫氏曰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是知蒐者公也不書公政在三桓也棠邑郎狩地遠則譏政自公出故皆書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故皆曰大蒐而不曰公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也此說甚善公在國中國人惟知有季氏公在軍中士卒惟知有三家而不在敵國是時三書公實有深意

城莒父及霄

城兩邑譏勞民與城諸及鄆同例蒐之後繼之以城皆譏也魯國之禍在三家而不在敵國是時三家少戢為定公者當復軍制之舊以丘甸卒乘歸之公室而魯無事矣而乃懷賊臣立己之私恩撫機而不能斷國之大權仍在季氏蒐何益哉城何益哉哀公不沒於魯定實為之

附見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歲孔子以大

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不書冬者貶
也又曰冬陰也臣之象也去冬以見無臣道此
休等牽合之說聖人豈以去位之故缺冬不書
乎缺文何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魯不相爲下有自來矣今中國無霸諸侯擅兵
魯之強家且將不利於邾故邾子以去年來會爲
未成禮此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抑亦甚
矣而哀二年季氏卒興師夷其國春秋備書之責
魯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義見僖三十一年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
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
恥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
春秋之書之閔之也正如江黃二國慕中國而來
從其後楚人加之以兵霸者坐視其急而莫之救
後先皆止春秋以是而責齊晉晉今胡頓以從於伐
楚後先見滅春秋閔而書之晉既衰亂不足責矣
胡氏惑於左傳之浮辭乃謂胡子實有自取滅亡
之罪故楚子書爵胡子書名安有滅人之國而無
貶而更爵之者乎爵之目其人也胡子不能死難

是故名

夏五月辛亥郊（義見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當定公之世聖人道化既行於魯國未幾去之謂定公而不知聖人則夾谷之相儒效宣昭自是而爲司寇攝相事若將舉魯國而聽之者卒之去而公不留行是孰使然哉聖人之道不與強家之政對峙而並行也方家臣爲亂季氏懼而自戢定公猶得以少伸其志及費郈既墮三家之氣勢完復如舊而聖人之身不能一日安於魯正由定公用心不剛向道不篤故羣醜得以復出爲害道之將

廢與命也於定乎何誅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取地以處之鄭爲

戎首春秋是以貶鄭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或曰此齊衛之三次一五氏二垂葭三渠蔭皆伐

也而春秋以次書何哉曰知義之當爲而爲之不

勇貶也知義之不可而爲之不已亦貶也五氏垂

葭以救范中行知義之不可既進而次此救宋知

義之當爲而爲之不力書次皆所以貶也乃若齊

桓伐楚次陘當伐而伐當次而次者景不足以知

此

邾子來奔喪 義見九月滕子會葬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公之妾哀公之母 義併見下葬定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自入春秋未有書來奔喪會葬者今書奔喪會葬譏也禮天王崩諸侯相率奔喪遠者躬會葬周衰小國以事王者而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之君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曰雨不克襄事禮也穀梁曰葬有日不爲雨止禮也不克葬葬不以制也二說不同左傳之意若曰送終人子之至痛雨而葬必有不能盡人之情者故以翼日而葬爲得禮穀梁之意謂國君之喪塗車蓑笠不能具以爲非制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近世名儒禮家亦有講於此事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爲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爲失然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然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辛巳葬定姒

姒氏之卒不稱夫人其葬也不書小君則定姒非嫡夫人何疑公羊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之意以定姒爲哀公妾母哀公立未踰年故僅書其卒葬云耳蓋成風敬嬴以妾母而稱夫人小君而卒葬者以僖宣居位久既尊之爲夫人事之以母其卒也以夫人薨葬告於同盟之國祔於祖姑而不祔於妾祖姑是故成其爲夫人之禮夫子作春秋於魯國小君之名號不得而削之故因而書之耳今哀公立未踰年子尚不得稱君妾母豈得而僭夫人小君之號故書定姒薨葬定姒其得書薨葬明其爲君母也不書夫人小君著其爲妾母也春秋於魯之妾母夫人之名特傳者求之未精耳

冬城漆

冬而城時也所以書必有其故左傳乃云不時告也實以秋城魯知其不時及冬而後告于廟其未然歟漆閭者鄰庶其之叛邑城他國之叛邑以爲己邑是故書以譏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九

哀公上　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姒定公妾也敗　玉二十六年立是歲晉定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曰報柏舉也或曰柏舉之戰蔡昭以復其父祖之讎也春秋褒之今楚之圍蔡亦曰雪鞭墓之辱而春秋書法不與之以復何哉曰入郢者吳也鞭平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吳而乘中國之無霸擾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爲利春秋奚取哉左傳謂蔡

人男女以辨而出降楚使之疆于江汝之間則蔡既爲楚所得楚何以得之而不有蔡人乃於楚退之後復請遷於吳乎蓋其民有下楚而逃生者其君實嬰城固守而不爲之屈是故春秋書圍不書入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據傳齊衛伐晉以救范中行也魯師預伐而不書爲魯諱也齊景公有可霸之資而不知正禮明分以脩乃祖緜方之業歲歲出師或輔范中行以抗其君或奬衛輒以捍其父所謂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者也魯從齊爲會盟尊王室禦外侮豈無他事今與齊人連兵黨叛而伐晉夫豈魯之所得爲乎蓋春秋季年亂臣賊子同惡相濟此皆季氏之所勇爲其君略不覺悟可爲悲慨者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或曰邾魯之爭有年矣春秋備載魯人之曲不爲少諱何邪曰春秋垂王法於萬世夫豈私於一魯國而曲筆以徇之乎魯受邾叛人納邾土田由漆閭丘以至瀆濫春秋備載其實不加貶斥而義自見所以存魯人羞惡之心而垂法於後也且如定

公之薨邾子親爲之奔喪戚死者以感動生者冀其不爲侵暴耳今也曾未幾日何忌即以兵伐之自是三家者更將迭出殆無虛歲哀公新立未能更事斯皆季氏不令子孫濟其祖父之惡利邾人之土疆期盡取乃已宿始之意如斯成之仲與叔從而羽翼之不奪不饜公羊所謂中國亦新夷狄者豈特齊晉爲然魯之亡邾宋之亡曹鄭之亡許皆百年同盟之國而一朝滅之其不謂之新夷狄乎

附見據左傳哀公元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力諫不從退

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春秋不書或曰春秋貴復讎夫差始立即厲復讎之志今而入越讎既復矣事亦難矣春秋何以不書曰復讎大義也力之不逮者猶欲因人之力以伸已之志力可以爲而不能盡用其力其志怠矣怠而驕而失其初心不能斃讎反爲讎所斃併太伯仲雍所以遺其子孫者而失之身死宗社爲墟尚何復讎之有哉是以春秋略而不書嗟夫夫差父子以一國之力用兵制勝無敵於宇內由得子胥而用之爾子胥既復其父兄之讎以師入郢又爲夫差復

其父讎以師入越古大丈夫秉義據正志其所志爲無不成者子胥其人也惜乎生於夷國行於夷狄不獲大展布於當世天實靳之使之身佐桓文管狐趙不足多遜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帥俱書著三家者覆出爲惡擅兵權爲己之私有其主不得而制也定公十四年夫子攝政於魯道化之所感孚彼三家者束手受令惟聖人之所欲爲魯國大權旦將復歸於君季氏間之於內齊人間之於外夫子去而三家復張定沒哀繼政權仍在季氏擅兵專國一踵宿意如之舊至是大舉伐邾三卿自將以出不假他族爲帥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愈不可爲矣書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襄公因晉之力取邾田自漷水本以復舊疆因漷移而侵取邾地取非其有也魯人知得漷之利於是併漷東及沂西皆取以爲己有而其慾猶未饜也必盡其國乃已春秋先後四十年再書取漷所以貶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取人之田而及之盟春秋直書其事不爲魯諱也三家俱出而二氏猶獨及邾盟見叔仲欲盟而罷

兵季氏怙終期滅邾乃已春秋書之所以誅也左傳七年入邾大夫不欲季氏違衆以行於是盟見之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也義見定十四年蒯聵奔）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義已見定十四年）

春秋書納者三魯之納子糾晉之納捷菑與今趙鞅納衛世子蒯聵皆書納而納之正否有不得同日語也納糾書子糾子糾於次爲長也（已於莊七年辨之）納捷菑書不克納非所當納而納也至於衛世子蒯聵者其奔也書世子其納也復書世子愚觀聖人書法存其世子之號而書納知蒯聵之逐乃南子陷而逐之而靈公始者不之察耳（已於定十四年辨之）自蒯聵之逐三年於茲不聞衛人別立太子至其終也乃立輒焉揆以人情既惡其子而逐之不當立其子之子以爲世嗣蓋衛靈暮年知蒯聵之無罪有意復之衛之羣臣奉輒以主宗祀而非南子意也衛靈死南子失怙故輒得不廢爲輒者能承王父之意遂其父而君之事之正也爲蒯聵者能反躬自咎以己既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顧理之順也乃皆不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爲爭國之計左傳謂靈公欲立公子郢辭而南子立輒南

子淫虐之婦忌聵方甚而肯立聵之子以爲君乎
此衞靈之意衞之羣臣奉以從事何疑漢武之暴
隋文之忍至暮年作思子宮興悔不立勇之歎孰
謂衞靈而無此心乎或曰春秋存蒯聵世子之號
其許蒯聵以復入乎曰存其世子之號以見其逐
之不以其罪示後世人主崇重國本無惑於婦寺
之讒耳至於入而君國非有父命王命其無可入
之理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

鞅圍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鞅爲主罕達以師
來戰客也鞅雖自伐其依然奉君命討叛者也罕
達與齊連兵黨於范中行黨亂也非春秋所與書
及所以辨主客謂春秋以趙鞅爲兵首而書及其
不然歟晉國盛時兵威行於天下莫之敢攖今也
鄭人以偏師至鞅與蒯聵望其顏行膽落魄褫唯
恐不能勝幸而勝之自以篤功相與誇詫不已晉
之衰乃至是邪春秋書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
師戰言其敵也卑晉而罪鄭也

冬十月葬衞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或曰昔衞邢有狄難齊桓公救之遷其國春秋與

之今蔡人有楚難吳遷之而春秋無褒何歟曰桓公之遷邢遷衛也率諸侯救而遷之爲之城久而其國乃定今吳遷蔡于州來乃吳楚要害必爭之處不聞爲之城戍復以威力迫而遷之至殺一大夫以求說哭而遷墓得謂之義舉乎是可與邢衛之遷同日語乎或謂蔡旣降楚不當背楚而即吳其不然歟夫蔡與楚爲不共戴天之讎背楚正也事楚非也楚人滅頓滅胡不遺餘力豈有得蔡而不取如左傳所云者蓋圍之不能下幾亡而得存其君固未嘗屈也夫豈降楚背楚之謂哉士大夫以利害而談春秋雖老師宿儒猶不免有此失是

故讀春秋者當明經旨大條貫庶不爲左傳記載之所惑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其君欲避楚而求遷其臣欲事楚而不利於遷君所守者爲正臣則叛也昭侯因吳師之至討其異論者而戮之謂公子駟無罪見殺不可也但春秋之義不與諸侯以專殺大夫例皆貶之不獨公子駟爲然也其後蔡昭侯卒坐是爲羣下所戕使吳人遷蔡能如齊桓之遷衛遷邢則公子駟不死蔡遷如歸矣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圖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公羊曰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二說不同穀梁正矣公羊舛矣論語垂正名之訓冉有子貢嘗共發夷齊之問而知聖人之意矣公羊不應猶有是說此其門人高弟流傳之失不足惑也在禮太子死立嫡孫爲世嗣未聞子在而孫可繼王父而立者也衛靈之終也知蒯聵無罪且將復之故其臣奉輒以主祭如晉憲在秦而國人輔孺子鄭成在晉而國人輔輒頑是也輒不能承王父之意以君位爲己之所當得遽發兵以拒其父齊爲不道又出師以輔之反常逆理乃至於是齊其亡乎春秋推國夏爲兵首罪齊深矣輒之罪不待貶絶而自見或曰近代儒者持祖孫相爲昭穆之說謂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爲合於禮其然乎曰否此廟中之昭穆豈以是而廢父子之天倫乎蒯在輒無可立之理以王父命而辭父命所就者小所損者大豈聖人垂法後代之意乎故輒可爲晉之孺子鄭之輒頑而不可以君位自居也今以君位自居而又乞援強鄰以兵加於其父是所謂無父之人齊景

不度於義遽爲之出師有帝在上景與輒皆有誅
曰然則孰爲當立者周有王晉有霸命公子郢主
社稷而衛無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六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謂夫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爲親盡而
不毀故爲火所災愚以爲非夫子之言也哀公於
桓爲九世於僖七世廟之不毀所從來遠矣何以
至今日而後災蓋三家者出於桓自僖以來世用
事於魯宿意如悖禮僭上逐君立君有不可勝誅
之罪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非謂廟不毀而災
以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義併見城邾瑕）

宋樂髡帥師伐曹（義見七年宋圍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季桓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義見下盜殺蔡侯）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義見下滅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穀作弒）

弒蔡侯者蔡大夫公孫翩非賤者而書之曰盜討
之也志存乎事楚弒其君以求說于楚是所謂盜
也首惡者不以名書亂黨衆不容悉書槩而目之

曰盜也蔡昭侯隱太子之子憤其父爲夷楚所戕事吳以圖報卒以吳師伐楚入郢復不共戴天之讎爲中國刷百年之恥春秋所深與也哀元年楚人脩怨於蔡諸侯莫有救之者求徙于吳遷之州來其地迫近於楚懼楚師之又至復適吳以求遷諸大夫皆不欲其不欲者將以圖與楚蔡之賊也君之從吳猶曰太伯之後嘗爲蔡人出師入郢蔡之從之義也臣之從楚甘事仇而不以爲恥者也其事與鄭僖朊頑略相似所謂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也春秋直書曰盜而不著其名志諸大夫之皆當討也故自州來之遷公子駟之戮公孫

猶之放蔡昭侯之弒具載始末不遺傷蔡侯以復讎大義之故卒死於亂臣之手而胡文定專責蔡侯以背楚誑吳委罪執政信義俱亡以殞厥身此愚之所未喻也楚而可事則父兄之讎可不必報天經地義泯滅無餘矣或曰朊頑之弒春秋書卒不書弒今蔡侯之死春秋直以弒書何哉曰朊頑之弒貶賊終不討是夷狄之民得加於中國之君也今昭侯雖見弒而從於楚者誅勦略盡則賊既討矣是故書弒書討書葬春秋幸蔡賊之即刑有辭以垂法於後世故不得用朊頑之例

蔡公孫辰出奔吳　義見下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非方伯連帥之當用霸討者也小邾之君非有擅兵無王之罪宋以私怒擅執諸侯不歸之京師其罪大矣書人書執誅宋之無道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人討弒君賊戮公孫翩逐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霍賊既討是以書葬於下白蔡遷州來至葬蔡昭公凡六見書於春秋閔昭侯也彼謂春秋責昭侯背楚者不明於復讎討賊之義者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公羊曰其言歸于楚何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春秋之法諸侯有罪執而歸于王王書執某侯歸于京師霸主不敢專其威福是以歸之于王所以尊京師也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儻畏楚之盛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許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書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坐晉以從夷之罪黜之同於列國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武王克商以其社班諸侯各立之以戒亡國故魯有亳社傳所謂閒于兩社者是也說者以爲立社于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知戒屋之不得受天陽故火得以災天以警魯亦以警周也或曰此周之亳社災爲天下記異義亦通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義已見上殺公孫姓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義併見邾婁暇城邾婁暇

夏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至是甫六年忽興師以伐之傳不言其故考之於經宋實有當討之罪前年伐曹去年執小邾子自是三以兵加于曹卒滅之而後已齊之伐之或以是故歟春秋爵而書伐與其能討有罪也然景公老矣未幾沒無救於曹之亡

晉趙鞅帥師伐衛

或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爲之圍戚逆也蒯以父伐子晉趙鞅爲之伐衛其順矣乎曰齊固失矣晉人儻欲脩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取輒歸之京師更議立君夫然後於義爲允今私於蒯聵必求其入亦

非春秋所許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卉曰卒

公孫丑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嘗竊疑焉景桓固霄壤之不侔晏子蓋[illegible]而才則不及也愚謂左傳考景公行事無一可稱魯昭在難而不能納也天王出居而不之問也范甯行叔其君則連諸侯以救之衛輒拒父則出師以奬之見義不能勇為逐利常若不及在位五十八年紀綱壞亂嬖寵並興未乃舍長樹幼黜以召亂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彼謂晏子以其君顯殆不然歟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愚謂喪不數閏月禮也故閏月卒者不書閏月卒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自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則楚子之卒乃閏月也閏月不書閏者三年之喪不計閏也今齊景之葬以閏月書豈當時計閏以為喪六年春城邾瑕

或曰魯人既隳三都而繕治城邑無虛歲何也曰

三家張也前日峻城藏甲私其所封之邑其害猶小今而峻城藏甲偏於中國其爲患益大春秋所爲書也自夫子去位繼以定哀立季氏恣睢益張出師伐國三家自將以行不參以他族之帥視魯甲兵皆已之甲兵魯藏皆已之藏邑內而城西郛外而城莒父城霄城啓陽城毗城邾瑕其包括愈廣蓄謀愈深春秋書之不遺憂魯季之爲齊田氏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吳伐陳將以求霸也號而舉之所以貶是時晉號衰亂齊復不能自振吳以太伯之後求主夏盟使其循桓文之軌仗義以行視中國諸侯有放棄典章率作妄行者奉王命以討之如衛輒之拒父宋之謀曹魯之謀邾鄭之滅許晉所不能討者吳則討之夫然後有以大服人心今皆不能而欲爭陳於楚非霸政所宜先也是故春秋不與其伐舉號以惠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景公老而益悖放逐其長子而樹嬖妾子以爲之嗣國高世臣之任事者不能諫又受其託孤之寄荀息之流也陳乞因衆怒作亂而逐之蓋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者也景公葬甫歷時而亂作

高國從君於郢又不能以死奉荼曾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所以誅也然高國百年之舊族一旦爲疏遠賊臣所傾高國逐而孺子死孺子死而陽生立齊國之命制於陳氏自是三弒其君國隨以亡由景公辨之不蚤辨以至此極亡齊者景公乎

叔還會吳于柤義見七年會于鄫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

楚軫敗而知懼是以不亡闔廬夫差勝而驕是以終敗左傳載昭王將終舍其子以國讓於諸大夫及荅周太史毅災之辭藹然有人君之度其因禍變之來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者乎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或曰桓公之入書齊小白入于齊陽生之入亦書齊陽生入于齊同乎否乎曰否乎曰否齊桓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也陽生先荼之弒而入既入而後陳乞弒荼弒雖在陽生既入之後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戕其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略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袁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袁吾不預弒而陽生實預於弒則陽生又不得與袁吾同也但弒荼立陽生乃陳乞之本謀陽生非陳乞不得入故弒君

之罪專在陳乞此春秋書法輕重之權衡傳謂乞不預於弒殆不然也或曰楚比弒靈春秋書公子比弒其君虔此不坐陽生以弒何哉曰比非當立而見擯於外者也入而弒而立所弒者又其兄也非弒而何陽生於諸子爲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陽生實未嘗事荼爲君故春秋不坐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若荼之死在陽生未入之前則陽生可以免預弒之罪今陽生入而荼死則其預弒明矣

餘義又見陽生卒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併見明年入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併見明年入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以爲鄭叛晉者宋之侵鄭豈爲晉乎宋爲晉討非也是時諸侯無從晉者宋爲晉乎宋人連歲有事於曹諸侯無歲冬宋圍曹鄭人與曹爲援宋疾而侵之故是歲冬宋圍曹鄭救之自是宋鄭交兵互取師焉于雍丘于邑是也春秋書宋侵鄭責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伐有罪而書侵爲其能伐也衛輒以子拒父齊景不道黨其子而攻其父此人倫之大變霸國奉王命而致討之正也趙鞅前日再以師加衛爲其助

范中行故復私憾也然猶納蘭聘于戚師不爲無名今魏曼多又爲此役傳不言其故是時齊景新沒衛失大國之援晉人姑爲此侵以蓋其不能之愧是故春秋不與之以伐

夏公會吳于鄫

或曰吳比歲再與魯爲會可進也而春秋於去年書叔還會吳于柤今復書公會吳于鄫其與之乎其貶之乎曰不與也自柏舉而後夫差既立以來吳以號舉彼安於夷則夷之非春秋之夷之也是會吳人徵百牢者夷禮也先王制禮尚物牢不過十二非不能共也以是爲制而不得過也吳

徵百牢魯人陳義以爭吳亦不從甘於夷也曰吳之會吳是歟否歟曰晉衰而去晉即齊景公死則舍齊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之所惡也是時春秋未與吳以霸亦不與魯以會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自入春秋魯人滅國如滅項滅郯皆以取書爲魯諱也至是滅邾而春秋書法頓異不復爲魯諱矣定公季年書邾子來會來奔喪見邾所以事魯於禮無違也至哀公之始年書魯三家更迭用師于邾伐之而取其地要之以盟既盟復伐以見邾無

君也及是書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而責始在公伐而入之入之而執其君其惡著不容爲之諱矣或曰權在季氏哀公徒擁虛器可得而責乎曰公身親其事而不知其惡謂之無責不可也據傳季孫饗大夫謀伐邾子服景伯持不可而季孫違衆出師則魯猶有臣也魯猶有臣則公論未泯國猶其國使哀公能發強自立不爲之親行則邾可全也以邾子益來賤之也卑屈已甚終不克自全是故名言來不言歸謂明年歸邾子故開魯人以改過之途耳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無憾於曹也哀三年忽以兵加曹至是復圍曹左傳謂曹背晉而奸宋爲宋所伐此強求其罪耳諸侯之棄晉者多豈惟一曹魯之入邾鄭之入許宋之圍曹由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之書之皆所以誅也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駟弘救曹與鄭也春秋季年晉衰而楚不競鄭始能國出師救曹此方伯連帥之能事而鄭能行之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洪暉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三十

哀公下 周敬王三十二年 晉定二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 以曹伯陽歸

此宋滅曹也而春秋不書滅乃從魯入邾之例何耶諸家多據左傳爲說不責宋之滅國而強求曹人之罪爲一入字故耳蘇氏謂宋公入曹而不書滅曹如執虞公之例言自滅也胡文定從之吁曹小國也朝夕自保之不暇豈容怙惡不悛如虞公之所爲彼公孫彊者雖冒犯不韙亦無顯然可書之罪謂之自滅不亦寃乎宋爲不道滅人之國不責宋而責曹是豈聖人脩經之本旨乎嘗反覆而

觀竊意聖人所以書入而不書滅猶有望於當時
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職治宋之罪如齊人所以
伐魯存邾者故下文即書吳伐我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以邾之得復亦望曹之得復是故
未遽以滅國書乎是時鄭救曹與宋交兵互爲勝
負諸姬莫有能輔鄭而救曹者曹卒不復而春秋
終矣悲夫

吳伐我

或曰吳伐我以救邾也救邾義舉也而春秋無褒
辭其與吳之伐我乎曰否春秋之貴救貴義也芊
夷鴻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
動是以來師造於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受
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邾以齊而得存吳責報
不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故
春秋不與之以救伐我而不書四鄙舊說以盟于
城下故然十一年齊師來伐非城下之盟亦不書
四鄙蓋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王臨難省
躬之戒前書公伐邾此書吳伐我責在魯譏哀公
也○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而外諸夏故魯
爲他國所侵必曰某鄙及哀公八年十一年再書
伐我同魯於諸侯也愚謂伐不書四鄙固所以示
賤然亦豈遂同之諸侯（餘義又見下）

夏齊人取讙及闡

公羊穀梁以爲邾子蓋齊之甥齊人爲邾故謀伐魯故以地賂之左傳則以爲季康子嘗以女妻陽生陽生既君齊而女未以歸故齊人來伐愚以經言而觀齊之兵端當從公穀非以女故取讙及闡伐而取之非賂也或曰內失二邑春秋不諱何也曰爲齊人取之而能歸也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魯既歸邾子故春秋於取邑之後即繫之以存邾魯侵疆春秋與齊即歸侵疆春秋與齊以存亡之義也

歸邾子益于邾

取之復以歸之義也春秋不與之以義爲其無還善改過之實特畏威而復之耳據左傳齊雖取二邑而邾子猶在魯齊未得志乞師于吳將以伐魯魯人聞二強國合兵以來懼而亟以邾子歸非知義之不可而憯然以悔是故不爲春秋所貴學者觀吳伐我而春秋不與之以救邾齊取二邑而春秋繫之以存邾而聖人之意可識矣然齊之力自足以制魯何至召吳而與之俱伐存亡國義也召夷兵而伐與國則不得謂之義其事雖是其心則非所以卒召外寇而有殞身喪師之悔齊實有以自取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齊之取讙及闡本爲邾故前所云季氏不以女歸者左傳所載自爲舛也魯人甫歸邾子于邾齊人即以讙闡歸于我其取之也以邾子之未復其歸之也以邾國之既存齊之取之歸之可謂允於義是故春秋不與吳而繫之于齊左傳以爲季姬嬖故來歸侵疆誣矣但歸我濟西田有一我字此惟取之賂之有義利之不同耳宣言歸讙及闡則以取賂之有義利之不同耳宣言公以濟西賂齊而齊復以歸我我之所固有也魯爲不義滅人之國齊伐而取之復以歸之地已非魯之所有齊之歸之義也是故不書我貴齊人之能歸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取師義初見隱十年

宋之圍曹也鄭人救之鄭有救曹之義宋有滅國之愆比事而觀書法可見今鄭師在雍丘必以曹故亦如齊人伐魯存邾存之於既亡之後也春秋前書鄭喪師於曹已亡之後錄鄭所以誅宋也左傳乃謂鄭武子之嬖人求已無以與之伐宋圍雍丘將取以與其嬖以是喪

師愚謂宋大國也鄭之所畏不應易視若此鄭以救曹而及宋交兵具見於經復何所疑鄭雖喪師春秋無貶也凡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

夏楚人伐陳

陳人不預夏盟專意從楚有年于茲矣今而去楚即吳爲楚所伐春秋其與之乎曰中國之盛也陳專意從楚顛沛百罹無所愧悔今晉衰而不援楚敗而未復吳雖屢勝而驕盈不戢陳於此當中立而不倚可也去楚適吳亦非義之所止春秋何取焉

秋宋公伐鄭

既滅曹又取鄭師于雍丘怙其驕盈親御戎以鄭爲伐書宋公伐鄭非爵也貶也明年夏書宋人伐鄭亦貶也何以知其爲貶宋滅曹者也鄭救曹者也鄭自救曹以來與宋有隙連歲交兵雖更勝迭負不能存曹人之亡此事而觀可以見矣或曰此書宋公伐鄭明年書宋人伐鄭同乎否乎曰此宋公親行故目公明年之伐始非親出書人不書帥亦貶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得返其國曾未朞年而復以奔告責吳也左

浦志堂

傳謂邾子又無道吳人囚之椁之以棘使太子革爲政愚謂邾子原無立志之人非怙惡不悛者也豈失國而返猶能無道者乎此吳人責賂不得而加之以罪也夫差有可霸之才而不能將之以德威震宇内終以無成惜哉

公會吳伐齊

甚矣夫差之不仁也齊請兵伐魯爲邾故耳邾子既得返國齊人辭吳師齊魯無事吳亦得以息其民夫豈不善乃以是爲怒移伐魯之兵而伐齊遂使齊之亂臣假外寇以弒其君愚於此知夫差之將亡夫以太伯之後起而圖霸使之率循於義固

春秋之所與而負才矜力日尋干戈聞伐國則喜而勇往聞止師則怒而移伐是故春秋惡之書會吳伐齊公與吳皆有貶也孫泰山謂齊中國吳夷狄會夷伐夏其惡可知此固春秋經世之常法然據左傳齊先召吳以伐魯魯復會吳以伐齊事有曲直理有是非吳人不擇於義兩從二國之請齊魯不惟義之所在各藉強國以求勝兩有罪焉耳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陽生之死春秋書卒書葬而左傳乃以爲齊人聞吳師之來弒其君以說諸儒因是立義以爲陽生之死與鄭僖駘頑同其實不同也鄭僖之卒春秋

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鄛閔之深也而陽生之卒僅書齊侯陽生卒其辭與常卒無以異何以見其爲弑乎又以當時之事而觀齊人果有畏於強吳之來伐爲之弑君以說不當於吳師方退之後即以兵伐魯其伐魯乃所以報吳彼豈甘出吳下至於弑其君以求說乎又簡公壬者乃齊悼陽生之子齊人既弑其父必不立其子今悼死壬立是爲簡公君臣之間兩無猜阻疑悼公之死適當吳師之至遠方傳聞有以爲弑者史得之而書未必果以弑死乎且是時陳乞父子秉齊之權肆爲不道果弑君陳乞父子其首惡也而史記乃謂鮑牧與其君有隙因吳師之來弑之以說左傳則謂牧於前年之冬已爲齊悼所殺且牧之專政不及陳氏牧之姦兇智詐亦不及陳氏若之何遽能弑其君反覆一時事實有可疑從經所書則陽生非弑從傳所書以爲弑則弑君者非陳乞父子而誰蓋始終禍齊而竊取其國者陳氏也豈容以疑似之傳歸過於鮑若夫鄭伯髡頑之例不與此同髡頑去夷而即夏死於亂臣之手陽生者與諸侯之國皆受令於吳今也首請吳師以伐魯卒之自蹈其禍是豈可與髡頑之死同日語乎左傳凡書弑君必著弑賊之名氏今惟書齊人聞吳師

之來弒君以說略名氏而不書彼亦有疑於此是以闕書云爾愚謂陽生果弒罪在陳乞父子難以歸其過于他人（義又見下）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夫差伐齊聞陽生之死爲之哭而旋師彼用夷禮猶知伐喪之不可趙鞅乃於此時出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視夫差有愧矣或曰春秋何以無貶曰書齊侯卒而繼以鞅侵所以貶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義見上陽生卒）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或曰吳之救陳其與齊之救邢救衛晉之救宋同乎否乎曰救邢救衛救宋義之不容已勢之所必爭也霸主以攘夷安夏爲事義之不容已則必救勢之所必爭則亦必救皆春秋之所與也今中國無霸主諸夏晉而爲夷陳從楚則吳伐之楚救之

陳從吳則楚伐之吳救之皆爲其私於中國之利
也初無相關不得與二霸同也曰楚昭之救陳春
秋不書救今吳之救陳得書何歟曰陳之從於楚
從夷也改而從吳猶曰太伯之後也吳之本心猶
在中國吳之救陳固有以異乎楚之爲救也況是
役也延州來季子約與楚人俱罷兵有救患之實
春秋是以書或云季札此時幾百歲將兵者乃其裔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吳夷也聞齊之喪爲齊退師齊不知自反乃以吳
師既退之後釋憾於魯以爲此役是欲再致吳師
而及之戰也愚於此而知簡公墮陳常術中而不
悟也及吳師再至常乃諉其責於國書敗而死焉
高國鮑後先俱亡而常之志獲逞矣然則簡公者
宜當何先曰進用忠賢與之共圖國政而陳氏可
翦也簡以舊恩任一闔止闔非陳之敵亦猶魯昭
任郈孫公若而圖季氏非其敵也烏得不敗
夏陳轅頗出奔鄭
頗爲陳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其餘以爲己之大
器國人逐之故奔此以聚斂媚上者也聚斂媚上
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
爲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凡再書魯深矣當闔廬之世春秋嘗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春秋皆以號舉之爲其恃兵不戢而夷之也伐齊至再尤春秋之所深惡而再書公會吳伐齊因責吳而并責魯也魯爲不義伐邾而入其國執其君以齊人來討之故既得之復以歸之既歸之而挾此爲憾導吳伐齊是春秋所深責也會夷國伐中國至於再夷不足多貶正所以責魯是固強家之所爲而公躬預於會自將而出豈得不責公乎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

或曰吳伐齊國書禦之敗而書獲何也曰責國書不能討內賊以伐魯而召吳師也國書齊之世卿爲中軍元帥國之存亡繫於掌握而坐視陳氏弒君專國而不能討又從而受令焉其亦可鄙甚矣

敗而獲恥也曰爲書者當何如夫賊在內國幾亡何暇禦外寇書也當於受命之日陳三軍取陳乞父子明正典刑夫然後鼓衆以前士氣自倍吳人聞之不待戰而可以走今乃不然歌虞殲具含玉未戰而鯢先褫兵敗於外賊乘於內簡公之弒齊國之亡自茲以始不責書而誰責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之奔不足紀也春秋所以書譏在孔文子

春秋之義每責備賢者孔文子衛之賢大夫論語

所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也而於世叔有二大

過焉既使之出其妻而妻之又以其通於初妻之

娣奪其妻而逐之復使世叔之弟遺烝於婁遺倫

亂敎至於再三夫子爲是而去衛書齊出奔齊不

足多責責在文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田賦者始用田而爲之賦也用者非所當用而

用也周制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

一牛三四丘爲甸出馬四牛十有二是爲革車一

乘今以用田賦書諸說不同賈逵以爲賦一井以

一丘之賦井出馬一牛三一丘十有六井當出馬

十有六牛四十有八比舊增十六倍恐不可行杜

氏謂丘賦之法因其所授田及家之資財通出馬

一四牛三頭今別其田與財各出一賦則出馬二

牛六倍於舊愚觀二說賈謂井出丘賦恐無此理

杜說雖酌中似未得田賦之意用田賦者其視田

以爲之賦乎古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賦以馬一

牛三不盡取也今不待及丘視其井以爲之賦豈非賦四井以一丘什一之法漸壞然所稅者止於米粟而馬牛之賦尚如舊也今計井爲賦蓋一邑而取一丘之賦一丘而取一甸之賦馬四牛十有二視舊增三倍矣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今計井而賦以馬牛故言用田賦○成元年始作丘甲十六井而出一甲比舊增多一甲耳今此用田賦每邑四井而出馬一牛三四邑爲丘十六井出馬四十有二比舊增多三倍甲數至此亦必增此春秋末年魯之軍政賦於民者盡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而書孟子卒昭公旣夫人之喪或曰此昭公夫人而書孟子卒昭公旣夫人之喪秋可不夫人之乎曰春秋垂法於後世者也前此仲子成風敬嬴以子爲君而僭夫人之號春秋猶爲之辨分不輕以與之今魯娶同姓瀆倫犯禮必不可傳之後世者也春秋若遂以小君書是娶同姓而何可以垂萬世法乎觀陳司敗之問則昭公固自以爲諱故魯人亦爲之諱也謂之吳孟子舊史固嘗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從其所諱書曰孟子卒不書夫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可也左傳謂季氏不以小君禮喪昭夫人所以不

赴不反哭因不稱葬小君愚謂季氏不君小君春秋固將革而正之夫豈遂因以書蓋昭公諱之魯人諱之春秋因其已諱而書之耳卒而不葬亦以是故昭公之娶於吳必在既立之後夫人之始至也不書于策何哉曰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至自吳聖人爲魯諱削而不書及其終也有不容盡諱是以直書孟子卒雖爲之諱而不沒其實所以存其羞惡之心也劉氏以爲孟子之立不受命于天子不可以稱夫人愚謂周之既衰立夫人不稟命于天子者多矣史未嘗不書夫人此以娶同姓故春秋特變常法而爲之書似不必別求其說

公會吳于橐皐

會于柤會于鄫及今三會皆以號舉夷之也或曰太伯之後奚其不可以霸而春秋夷之乎曰當進而進當夷而夷春秋之用法權衡在焉前日之進闔廬以其功也今日之退夫差以其罪也柏舉有攘夷之功艾陵有猾夏之罪此春秋所爲進退也其後自貶僭號會于黃池於是進之春秋何私焉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

據左傳宋衛會吳公因與之爲會且盟時無盟主故諸侯各自爲會魯以望國會侯講睦鄰之好春秋無譏也傳以爲會且盟其不然歟蓋是役吳人

請尋盟魯力辭之既不與吳爲盟不應及二國盟
蓋會而不盟經所書正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義見明年取師于嵒
冬十有二月癸巳
書螽記異也此夏正十二月天地閉息之時而猶
螽亦如窮冬李梅實之類耳左傳謂季孫問於天
子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愚以爲非聖人之言季冬而螽氣燠也是以書今
左傳託爲聖人之言歸過於魯曆失閏果爾則凡
鑿皆奮豈獨螽之爲異乎又云明年復螽乃置閏
而塞天變尤爲可
宣十五年冬蝝生蝝亦蝗子之類以冬而生與此記同亦可指爲司曆之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鄭以救曹之故與宋交兵更勝迭負迨今未已
年冬向巢伐鄭圍嵒嵒鄭人大出師圍向巢于嵒盡
取其師宋固有罪然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
以多殺爲功也先書宋取鄭師于雍丘責宋也今
書鄭取宋師于嵒亦責鄭也責在取師則兵端有
不論矣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穀梁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王尊稱也

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諸侯以尊天王
春秋進之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其言及
吳子何兩伯之辭也或以兩伯爲疑曰伯可兩乎
曰伯者霸也整領諸夏之名也周家盛時周公居
東召公居西分陝而治是爲二伯此兩伯之從始
幹方之任也自入春秋齊桓始霸中夏晉文繼之
中國諸侯未有與之伉者楚自莊共挾其強大欲
與晉俱霸春秋不與也彼僭王之大號常懷睥睨
周鼎之心春秋用是抑之不使之得抗衡於諸夏
此聖人繼世之大法論者謂春秋與楚莊以霸愚
匡不謂然也吳太伯之後自壽夢以來輔晉攘楚

至闔廬以兵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常進而書
吳子矣闔廬死夫差立始者用兵不戢春秋夷之
今而自請削去僭號預於衣冠之會楚之不能而
吳能之春秋是以亟加獎進書公會晉侯及吳子
于黃池其義甚明也或曰進而書子進之矣而又
與之以霸何哉曰二伯云者乃周家承平之盛典
是時晉衰不能號召諸侯吳子在是諸侯畢至前
既有功此又削去僭號踐尊王之實且太伯之後
使之齒晉庶幾夏盟之猶有主此春秋末年聖人
奉拳望治之意公羊兩伯之說其必有所授矣諸
儒喜爲異說楚莊之強僭不軌憑陵上國則謂春

秋與之以霸夫差削去僭號率循周爵則謂春秋
擯之於夷愚讀書至此每爲之不能平故於此而
獨有取公穀之說不然吳楚僭號百年吳革僞而
無襄楚怙終而無貶豈春秋垂法之本旨乎○高
郵孫氏謂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昭三十
二年書城成周不曰城京師天王竟衰而同之列
國也魯爲他國侵伐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
年再書伐我不言四鄙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
夷狄之會稱國而離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進吳稱子又書晉侯及之諸夏竟
弱而同之夷狄也是三書皆非春秋本旨不可不
辨也春秋書法當貶則貶當削則削自同於夷則
夷之未聞天子衰而同之列國魯衰而同之諸侯
霸國衰而同之夷狄者也前輩或以爲名言愚三
復而未喻當與知春秋者共講焉

伐陳

於越入吳

胡氏謂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
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
而越已入其國都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
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
之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

吳在黃池之後所以垂戒後世此論善矣然春秋之意則有在也蓋自晉政不綱而夷狄橫行於中原不有柏舉之勝中國之存亡未可知也而越乘其後闔廬卒以是死夫差繼之雖用兵不戢自取覆亡而與楚人爲水火者惟夫差而已矣會魯伐齊至於再固有好鬬之罪翦楚摧越有功於中國甚大未又去其僭名以爲此會脩職貢而尊天子襲衣冠而自同於諸夏皆其可書之實春秋是以進之而越復乘其不戒而議其後遂入其國都吳以是不能國春秋深爲太伯之後惜是以爵而進之居晉之亞是謂末年之兩伯再書於越入吳賤越而貴吳也論者不原春秋之本旨以成敗而論一時之事於書爵而曰正名於書及而曰不以夷狄主中國有功者無褒有罪者無貶非春秋垂法之意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作魏多

此春秋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之盛威令行於天下不待加兵而人一知服從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更迭用兵侵伐小國數脩怨於衛衛卒不服豈其力之不足邪鞅曼多志不在於求諸侯霸中國志於怙權自私而已矣春秋書黃池之會繼以楚伐

陳越入吳閱夏盟之無主夷狄迭興周室日微桓文之功遂息天下將趨於亂是故於鞌曼多之用師深注意焉公羊以魏多爲譏二名今不取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平旦衆星皆沒孛乃見孛彗也邪惡之氣鍾而爲彗彗者埽故置新之象前此入于北斗孛于大辰見以夜也今書孛于東方天欲旦太陽將升而孛見焉太陽升于東孛見于東妖星于太陽駭常之變也春秋降而戰國世道至此大變王而霸霸而

夷七國並興皆以號僭舉天下晉于夷矣哀哉

盜殺陳夏區夫

傳例以爲微者殺大夫謂之盜然亦有不盡然者盜殺而不曰盜責在死者非盜殺而曰盜責在生者齊商人之弒盜殺而目之曰盜見其太陽外于東妖星于太陽駭常之變也此無傳姑闕疑

十有二月螽義見去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或曰諸儒之說有謂春秋感麟而作者有謂春秋成而麟應至者杜元凱以爲感麟而作胡文定以爲春秋成而麟應至其說援引詳備子以爲如何

曰二義皆通愚以爲春秋感麟而作也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理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況聖心之妙貫乎三極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愚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不出圖吾已矣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而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夫然後脩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脩

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或曰然則春秋之書之絕皆以麟故其不繫於當時之事乎曰固繫於當時事也春秋誅亂賊明王法之書也始於隱魯大亂君以弒死者三世終於哀十四年齊大亂君以弒死者亦三世是歲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聖人爲世道慮也深矣而公不能用吁使陳恒即正天討則魯之三家晉之六卿皆有所憚而不敢肆齊不亡晉不亂魯不削世道未至日趨於下哀公未必不知此而制於強臣弗獲展而春秋於是終矣蓋以討亂賊而始亦以討亂賊而終此春秋所以作亦春秋所

以止孟子知之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敬王崩後四年魯哀公以二十七年孫子邾悼公立而春秋傳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經傳類對賦序

余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理牽合卷帙繁多顧茲謏聞難以殫記乃於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牢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倡之欲錯綜名跡源統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韻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將使究其所窮可以尋其枝葉舉其宏綱可以撮其樞要也其間立意迂闊措辭鄙野不尚華而背實但慮涉於淫競不摘詭以扶奇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衍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

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爲哂
噱之資也時
皇祐三年辛卯正月望日序

春秋經傳類對賦題辭

春秋其事二百四十年其文一萬八千言爾視諸經
爲最簡左氏作傳而事與文詳矣學者不能殫記也
宋皇祐中徐秘書以韻語包括之計一萬五千言而
其義大備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
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誦秘書之賦其比事之切非深
於春秋者能然歟春秋賦見宋藝文志有崔昇裴光
輔尹玉羽李象諸家而晁氏讀書志又有楊筠分門
屬類賦十篇獨不載是書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
籍志亦無之則諸君子皆未之見者古人之書往往
不盡傳於後世或并其姓氏失之若秘書賦寥寥數

簡以藏書家所未及見者幸得傳於今日此予所爲
雚然而喜也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識

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徐晉卿

運及姬世天生仲尼修魯國之史策遵周公之典彝
莫不編年示法繫日揭辭左丘明傳之釋義杜元凱注之質疑十二公之事言用傳後世五十條之
凡例式據前規

有惠夫人實生桓子當平王遷都之末是隱公即位之始乃有樂伯獻麋宣十一卻至奉承成十七許絕大岳之禋隱一鄭廢泰山之祀隱八帥師入極譏無駭克勝之由隱二求好於邾貴儀父會盟之美隱元問族衆仲隱八詢名申繻桓六子駟請息肩於晉襄二荀息

謀假道於虞僖二 天棄商而久矣僖二十二 神亡虢以宜乎莊三十二 宋昭滅宗知庇根之失所文七 鄭莊寵弟慮滋蔓以難圖隱元 貴有常尊宣十二 禮有異數莊十八 石尚歸脤定十四 齊桓拜胙僖九 向戌尤孟獻之室襄十五 韓宣譽季孫之樹昭二 解黿而鄭國以亂宣四 更騖而齊臣致怒襄二十八 魯築王姬之館外禮彌尊莊元 晉爲太子之城內讒益固莊二十八 蛇妖禍鄭莊十四 豕怪害齊莊八 強鉏不能衛足莊十六 鄧侯徒後噬臍莊六 晉逐楚於賴北宣十 魯追戎於濟西莊八 施氏沉卻犨之子成十一 鄭人奪堵狗之妻襄十五 姜氏搆謀軌死歸于魯國桓十八 子比奔立靈王失于乾谿昭十三